

東沙張大司馬選

戴



遺集

種玉樓藏板

戴中丞集敘

世之業文者有二上焉者游神太始詮

綜遺經抽東觀之珍藏繹石渠之祕

籍獵奇蒐異動準模型即片詞不妄

厝卒之方駕逝愬振藻藝林稱名家

矣其下焉者耳熟於哇咬目眩於朱

紫沿縲靡之習誦天人說性命與俗

流相唯諾輒高自稱引謂足以衙官
屈宋奴僕班馬吁可異哉若乃厭薄
雕蟲不事研績而匠意鑄辭爾雅弘
麗一洗近代之陋鳳翔九霄文彩自
見茲非山川之降秀昭代之宗工乎
若今中丞戴公謂有得於是非耶初
中丞之生也感神夢之徵稍長受尊

大人學日誦數千言程以舉子業每
食頃輒辨詞鋒橫發如輕舟出峽而
流九下峻坂也已而舉科第試大廷
咸策名高等于其時負恢廓之才曠
視寓內頗欲自見其奇不屑屑爭雄
鉛槧或有丐請輒伸紙濡毫應之已
即棄去談議古今臧否亦不數數然

長篇短咏流布人間識者爭寶異之
以為懸黎結綠也語曰截蛟之劍不
以砥利絕塵之駿不以策奔其中永
公之謂與公既歿其子士充輩搜輯
遺文求余敘而刻之余曰古稱不朽
立言為下以公之才假令策足要津
發紆經綸之業必能翼贊皇猷沛宣

休澤流鴻名於竹帛而乃竟齟齬以
死也悲哉乃其為文又非公所殫力
致精蘄以自表者而猶彪炳若此使
盡極其所詣又孰得而涯涘之耶於
乎嫫母謀媵桑濮擯雅余於是益有
深慨焉公名鱣字時重別號東石文
六十二篇詩一百五十二篇總之為

八卷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

撰



戴中丞遺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

感興十首

七月十一與八弟別都郊道中馬上思

念敘言數韻

送姻弟葉侶溪赴桂源二十韻

過萬善驛登太行山晚至星輶雷雨暴

至衣盡濕

榮澤渡河

光山道中見插秧者但少蓄水午渡淮
河至息縣雷雨俄作三日阻宿漫記
其事

息縣阻雨二日方趨真陽十一日達汝
寧道中低下處便成巨浸肩輿渡水
得十二韻紀所見

保定道中述事

秋旱雩禱仲月五日雲雷垂垂微雨即
霽有感二十韻

龍洞

善果寺承思齋光祿繩齋京兆九山吉
士三洲東岡二進士白厓同谷韋堂
三春元傅君才貢元同舍弟携酒遠
餞敘懷奉別

真日之通集目錄
榮澤縣南郭外大風懷古

道中漫述二首

七言古詩

自軍山舖趨龍陽道中風雨甚苦用夏

桂洲壁間韻

弔長平

石兒背

滹沱河行

東阿汶上屢值大風效昌黎聊訟風伯

苦熱行

送丘用濟驛丞之廣東

送王民望賚 詔還雲南

送表兄何廷佐歸省

題枯木雙鷹圖

爲陳德洪題山海圖

驄馬行送萬仕時大尹

南川書屋圖爲全本仁賦

二卷

五言律詩

內丘道中

病起見月夜坐

至徐洪分司愴然悲感

送司訓陳時振之丹陽二首

恩縣城北聞蟬

過富莊驛即事

獻縣簡劉大尹沛然

端午日蚤發在平

新嘉驛草亭和沈鳳峯壁間韻

大龍驛晚發喜晴用夏桂洲壁間韻

仲冬晦日宿順林驛和舊寅長王民望

留題韻

鄆都除日即事二首

元日

十有三日臨江陸行午食太平觀有懷

二親用壁間韻

曉食分宜口占

宿清化驛

長葛雨行至新鄭

新鄭雨後聞鶯

臨穎月夜偶成寄內

戊戌歲二月廿三日餘于江上聞報解

官二首

過衛源公館讀楊給事留題用韻懷三

首

十八日過栢鄉即事

善果寺治行時失日本小刀

送朱廷威少尹之平樂

送張尉腓之任

舟次天津大水彌望用喜雨韻

次日雨不止

送陳掌教遷太學助教

寄楊東遠用所示韻

銅雀妓

將至臨潁見蝗蝻初生滿地

鈞州道中哭馬縈溪年兄

自鄆城過麗陽中途午飯見楊后江壁

間句

七言律詩

謁孟祠

鄭州道中望太行山有感

奉懷靜山太守伯兄

丙午五月廿六日自建昌趨德安少憩

東林寺

黃梅道中望廣濟諸山因念太行僧入

天際

仲冬七日爲我 母壽辰舟中瞻祝無
所與婦感嘆不勝馳慕之懷時適有
鯁鮪甚美又自戈陽得麻姑兩樽欲
致奉不可得悵然成詩

季冬十日過宜都遇雪

宣風公館作家書後用壁間陽明先生
韻

葉縣南三十里昆陽舖

予往年會六兄于南陽同年陸石溪大
叅分守於此今再過追感用張東沙
林水驛留題韻

宿清化驛

宿軍山舖用壁間韻

樵山驛亭晚坐追憶八弟分司徐洪日
數以書促予北行今予弟逝矣泫然

感懷

至彭城傷念八弟以詩哭之

將至宣城偶作

孟冬十九日至保定聞達賊從周家堡
入完縣摠兵方在浮畝峽口鄉民携
婦女輦貲財入城以避者滿道愴然
感懷

新鄉蚤發將渡河大風晝作因宿亢村

公館

渡河因憶乙未秋承乏汴臺今十年矣
漫有此作

過湯陰武穆祠

再過武穆祠

自淇縣蚤行夜宿新鄉因憶乙未秋過
衛輝和楊后江韻復有作

鈞州張南溟携酒來顧馬縈溪乃郎舉

人穎谷亦來同留坐馬亦取酒

荆門州

廿一日宿寧鄉縣道林蔣家夜聞雨聲

次日冒雨至湘潭

彭澤舟次見月

途次即事

題墨竹

長沙阻雪楊太守送酒有懷同年熊元

性

醴陵道中即事

病中苦熱

自徐趨臨城即事

宿利國驛中喜雨枕上偶成

滕縣道中遇雨

臥病太安驛即事二首

六月既望同時化弟謁甬川太宰還舟

中述懷

予病迫熱時化亦臥疴僧舍詩以問之
將至襄陽有懷京師諸親友

十月望日承杜芙洲表兄走送予至都
門西報國寺別後有懷

和胡瓶山年兄了頭寺送李大巡同家
韻

再宿武連寺用陸放翁韻

入延津沙門道中沙積如阜壓吳起城
而南田不得稼

滹沱阻水

善果寺夜坐懷八弟

送王民望賈 詔還滇南

送武林邵以升宰同安

六月暑雨連日偶晴有作

卷三

五言排律

新嘉驛草亭閱報有感

沁州行臺後西階三松甚古可愛賦得

六韻

道出高唐追惟 先祖亞中公昔判東

昌茲爲牧愛之地愴然有感得十二

韻

湘潭渡江後遇雪至黃茅館已一更用

禁體

七夕

五言絕句

阜城用沈鳳峯壁間韻

行臺雨後紅葵盡開但蛙蟬頗聒耳

公安洒心堂步月八首

七言絕句

自界河至光山一水迴環經涉凡四十

八渡

鄆城道中望確山

阜城道中見安南使

香溪

道中即事四首

送司委陳德弘之合浦二首

別鄭恕甫林鴻猷于南橋

集唐句寄友

題睡起美人圖

桐江道中

却卽道上口占

叢臺

疑冢

寄六兄三首

荊州渡江行堤上

卷四

敘

送郡守沙村鄭公入覲敘

送郡守鳳峯沈公入覲敘

送郡守槐溪孫公入覲敘

送郡倅周橫峯太守鈞州敘

送郡倅栢莊林公致政還莆敘

送石渚馬侯倅廣州府敘

送邑大夫鹿厓胡公入覲敘

送邑侯徐東溪敘

賀定海尹王君敘

贈司教陳君擢令旌德敘

贈龍石李侯知興國縣敘

送市舶劉汶村考成入覲敘

送驛宰汪朝元之采石敘

贈柴君季宗敘

送鍾天祐之會昌敘

贈諸孫鳴遠秀才冠帶敘

送錢仲仁還鄉敘

贈都綱直上人需次敘

贈達上人住持護聖寺敘

卷五

敘

壽憲副碧洲陸公八十敘

壽梁東山七十敘

壽俞士欽六十敘

壽仲嫂徐孺人六十敘

壽葉太孺人八十敘

壽周太孺人八十敘

壽傅太孺人六十敘

後齋遺稿敘

三哀詩敘

刻周易本義後敘

卷六

說議傳記

鄞水利敘說上

水利敘說中

水利敘說下

海防議

先考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山西清吏

司員外郎連城縣儒學教諭茂軒戴

公行實錄

先妣太宜人冢傳

深省軒記

卷七

祭文

祈雨文

謝雨文

祈雨文

誕山二仙祠祈雨文

祭土地文

祭祖考默菴公文

茂軒公奠仲子文 代作

茂軒公奠季子主事文 代作

祭少山八弟主事文

祭仲嫂徐孺人文

祭何姑夫文

祭外舅東谷葉公文

祭壻李貞紹文

茂軒公祭黃宗器親家文 代作

祭少司馬省吾林公文

祭楊碧川先生文

祭楊東遠文

卷八

書

謝張甬川少宰書

與王子忠書

復張東沙方伯書

與周橫峯監郡書

與余方池脩撰書

復何栢村總戎書

與李起菴書

復鮑思菴都憲書

與劉竹門大叅書

戴中丞遺集目錄終

戴中丞遺集目錄

八



戴中丞遺集卷之一

明州東石戴 賢時重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五言古詩

感興十首

其一

兩曜通明晦萬物如轉轂行見鏡中霜飛上君
鬢綠回首望昔人恥遂湮簡牘樹勲貴及時俶



裝駕驪騾朝發崑崙丘莫宿黃河曲河水流天
源崑崙撐地軸丈夫崢嶸心事業耻塵俗掉鞅
回扶桑豈效轅下跼

其二

倚天有長劍擊地將浩歌歌聲正激烈劍氣相
盪摩白日晝欲慘浮雲疑不過元氣代腹削大
道真成訛惻惻傷屈賈皇皇老丘軻百壬騁交
轍二氏揚頽波坐會城市中變爲豺虎窠吾欲

持此劍請往加禁呵天閻隔九關涕泗空滂沱

其三

古道日淪喪世路多是非蹇蹇旣爲患脂韋那
可希挾冊究大始烏雀喧晨暉盟手浥香露起
傍庭前薇義易有至訓隨時在知幾安貞乃爲
吉介石詎能違再拜書諸紳斯言吾與歸

其四

梧桐有良質斲爲雙綺琴疏弦映金徽泠泠發

真仁之遺集卷一
二
佳音一彈薰風至再彈江月沉大雅久以寂志
士寄幽吟坐令衆喧息洞見太古心

其五

田父晨驅牛咤耕還自喟力作雖苦勤不能救
憔悴去年田事登僅以了租稅昨夜縣帖來徵
派動如蝟哀哉石上莠鋤刈日尋綴苟免憂目
前何用計卒歲

其六

魯女晨倚門停機喟長嘆苦織固不辭後時亦
非患所憂宗國微社稷孰楨幹貴賤謀不同女
子乃有見紛紛肉食者訐謨得無幻先時誠過
防風雨凌浩瀚

其七

蘭蕙種不長荆棘日以滋青青野中蔓引身百
尺枝春風一吹拂垂垂得其宜天樨開上苑苦
李道傍遺賦命固如此物情胡不怡托根各有

所聊用以自持

其八

幽蘭有至性抱根翳茅茨正如避世士潛深畏
人知桃李驕春風倚笑官道涯尋芳走車勒顏
色矜得時回頭咄汝蘭胡媚空谷爲

其九

漢代金吾將騰身戚里中承恩未央殿意氣凌
羣公朱戶俯大道紫駟矯游龍弛張握造化聲

咳生雷風昨夜侍天子校獵長楊宮

其十

離離庭樹花風日正妍好翻翻辭枝葉忽已及
秋杪君子百年心小人計昏曉道謀俗不諧事
業滿懷抱行當屬吾徒究竟見稍稍請君平生
志慎勿事溫飽

七月十一與八弟別都郊道中馬上思念

叙言數韻

客行本無端王事固有適何當骨肉親戚戚動
顏色侵晨野寺來聯牀共秋夕徬徨更復起星
斗爛歷歷瑤閣旣崔嵬風簷亦蕭浙秉燭各屬
觴懽寡不盡瀝明當臨廣路淚下忽沾臆顧予
甘沉淪謁

帝偶隨檄會子隗臺居承明幸通籍聚言信所
娛分手便乖隔遲回出皇圻怕怳戀親側親
年並逾耄離憂豈能釋予昆四三人各各羈祿

食昨寄南方書自稱強氣力聞爾登賢科喜心
翻倒劇予歸誠未能豈不念罔極千鍾良在時
苦志故難易驅馳當盛明黽勉崇令德

送姻弟葉侶溪赴桂源二十韻

出門杖短策涉世無良謀初春渡淮泗與子皇
邑遊天闔九關隔側足安所投曦娥變寒暑庭
館多清幽展席每擊節刻燭還飛籌羈懷暫娛
悅沉疴生煩憂吾窮道固爾子壯寧淹留掄材

簡擢異佩組恩私優驅馳臨廣陌省侍拏扁舟
維時秋已暮霜月懸高樓殊鄉各行役而我情
綢繆濁酒傾易盡離思浩難收均知捧檄志白
髮蒙親頭遲迴始一命亦足垂聲猷祿養豈云
薄榮名應更修况逢黃虞化俊乂成見蒐駑驥
豈同鶩踈劣成愆尤遂初倘可賦抱甕歸園丘
層城朔吹動夜闕星河流把袂重惻滄芒
長謳

過萬善驛登太行山晚至皇輅

衣盡濕

朝躋太行巔暮宿太行麓層巒入青冥百里立
蒼玉凌風一停車冀豫俱在目茫茫平野開直
見黃河曲維南有崧高賓對稱仲叔秀色分天
中神功奠坤軸石徑緣岩堯顛崖俯喬木古來
重設險三城連雲矗因之千載懷壯志匪輟跼
誰能靜邊塵再覩堯風俗斜陽陰雲興急雨過

傾覆沾濡不足云震雷動予屋

滎澤渡河

大河走中原神物難名狀混混自古今朝宗只
東放烈風况不休日夜波蕩漾涇渭疇能分砥
柱翻激壯并吞衆流盡勢若爭霸王有時失隄
防涯涘安可量滎澤行問津張帆日初上俄驚
山半摧仍喜沙平漲憶昨渡九江奔瀾未應讓
候人鼓角喧北首瞻太行

光山道中見插秧者但少蓄水午渡淮河

至息縣雷雨俄作三日阻宿漫記其事

我行淮水濱赤日正停午農事喧近村炎氛興
林莽插秧夏已深氣候異南土少婦乃力田老
翁紛擊鼓決渠清泚遙荷鋤復携庠田高半拆
龜塘小幾涸鮒斜陽隱聞雷一雨忻入莫人方
慰有年予亦藉祛暑信宿陰雲垂溝漲成浦淑
安知羈旅愁但爾煩地主佳邑自息名封圻尚

連楚淹留天如何高歌更懷古

息縣阻雨二日方趨真陽十一日達汝寧
道中低下處便成巨浸肩輿渡水得十

二韻紀所見

暑酷如吏苛驅除雨之德涼氣幸有餘暫霽見
山色拂衣晨出門懸知埃氛釋得失理莫齊淖
濘乃行惻望望還欲晴中夜轉蕭瑟淮汝增濁
波良疇頗衝射那知周道傍倏忽成陂澤瀉澗

鳴急湍壞橋驚轉石老農聚室愁下處害秋穡
因思聖王理勤民事溝洫百川各有歸萬井安
利食云胡遂人亡經畫固無策我生一何愚奔
走空役役索途屢倉皇即事聊太息

保定道中述事

寒日照金臺驅車城西陌悲風樹杪鳴清霜草
根白褰帷偶爰咨入眼訝殊覲裙襦雜輪駘慘
慘紛道側老稚或相扶浮埃向天塞共言紫荆

西虜騎近充斥雄關上蒼穹自古稱險阨總戎
出屯兵列戍恐崩折昨入完縣村中夜飛羽檄
田野皆良民驚走不得息閭閻盡登陴徒手難
奮格生逢黃虞世何曾識金革頃年胡恣驕邊
將莫邀擊防秋遣官軍赤縣頗騷繹深夏滂苦
多且復困和糴輸輓與陪償誰當動哀惻我聞
爲停行投淚坐嘆息恒山千里環畿郡古馮翊
休養誠繁滋神京亦只尺鎮撫煩中丞聯營備

疆場

秋旱雩禱仲月五日雲雷垂垂微雨即霽
有感二十韻

秋旱走羣望炎蒸逼周廬萬心鬱胥焚伐鼓紛
朝雩中宵雲物改輕雷殷城隅晨風碧海立簸
蕩騰天吳商聲入庭樹朔氣傳郊墟垂垂玄陰
合灑灑鳴檻踈新涼稍快意一雨甘所須狼籍
見黍稷謹呼劇童愚終然涸溝澮忽已明桑榆

遂令黃道間驕行三足烏祝融侵軼復風伯刑
誅逋滷汝變清泚分流決污渠農事競涓滴神
功諒荒蕪直恐藿食病豈得糟牀濡明明精誠
聚上帝仍高居四時孰迴幹九關多睢盱感嘆
激衷懦即事思良圖行水有蓄泄作備將罪湖
隄防哲人計餘潤還膏腴吾歌自未夕執熱誰
能除

龍洞

側身上高岡俯視寒水碧連峯截浮雲有洞呀
石壁林踈澹晨光却立屢回策僕夫顧指予云
茲龍所宅喧閭萬壑趨溟滓入地脉潛流逗前
山波翻洪濤拆舍弘恣虛受慘淡懼幽塞焉知
泛濫虞應識神明力臨河結長思想是禹遺跡
融奇自乾坤通氣固山澤崖傾古木樛路絕陰
霧積蒼茫問征途旌旆照日色茅廬隔塵沙微
泉注阡陌遠憐朱夏時旱甚千里赤靈物豈無

意雷雨竟莫測欲往不可得凌風一嘆息

善果寺承思齋光祿繩齋京兆九山吉士
三洲東岡二進士白厓同谷韋堂三春
元傅君才貢元同舍弟携酒遠餞敘懷

奉別

腐儒抱迂拙處世自不諧秉心諒依仁脫畧虛
被猜衷誠誰復省道語成禍胎邊陲困奔走稍
欲持風裁媒孽固有所負乘良非才一斥遂八

秋分已甘蒿埋盛朝網遺士猥賤亦與陪隨符
上宰府受 詔分洛臺怵惕都郊去禪宮暫徘徊
徊諸君盡佳彥走馬衝炎埃念別各有携展席
傳清杯人生戀親故敦義又弗乖明明光祿勳
直氣騰九垓使節拂南極海若驅霆雷近聞張
京兆赫赫姦倫摧長途縱騏驥老櫪嗤駑駘白
厓負豪志搏翼摩蓬萊季方及小阮新文並鄒
枚江東起三傑冀北空羣材全子受家易金櫃

需編排章舒自鄉賦

玉陛披肝懷曰余有令弟共驚青雲開摛辭江
漢動制策天人該傳君擅博洽褒然金門來同
舟泝淮泗坐取南宮魁予蹇最落莫大雅知難
儕其時正徂暑紺宇生蒼苔陰陰晝簾靜壺奕
當前堦贈處欽古意岐路多塵霾離愁在俄頃
况我骨肉借惻愴那再陳回首瞻三台吾徒志
垂代偉業終無涯

滎澤縣南郭外大風懷古

城南臨廣陌飛蓋何飄揚風塵蔽原野寒日淒
以黃蕭蕭脫衆木颯颯盈征裳疲馬不能進羣
鴈時鳴翔感慨忽懷古行行斯鄭疆子產久不
作千載令人傷

道中漫述二首

夙志本怡曠浮踪困羈拘首春睹象魏末歲從
簡書僕夫起嚴駕相顧何躊躇投荒信萬里行

當向炎墟風襜中夜息霜郭凌晨趨役役未能
已緇塵盈素裾

其二

久客困彈鋏長安常曳裾平明跨羸馬欲出焉
所如裘葛各已敝日月還居諸一朝蒙遠徙飄
泊萬里餘持憲匪言薄奉詔恩猶殊但自媿
虛繆何能靖邊隅魯妹亦有念杞人固應愚抗
手謝親友孤心終不渝

七言古詩

自軍山舖趨龍陽道中風雨甚苦用夏桂
洲壁間韻

荒山盤迴幾千疊沒脛深泥滿村陌朔風淒雨
更昏昏僕夫相顧無顏色隔林雨歇聞鳴鷄夾
輿青青桃李齊日午破亭炊野飯天寒古渡走
荒藜誰家茆屋雲深處不識陰晴掩關住

弔長平

風吹山霧日杲杲驛吏候我長平道長平千年
愁不掃殺降坑上生青草趙人何愚秦何暴四
十萬人骨枯槁古來謀國士誠寶當時但說廉
頗老竟用虛名重年少至今君臣愧媼媪相如
引車已嘗料嗟彼二子計亦小尚父佐周秉黃
纛不嗜殺人天所好丹書之陳爾應考

石兒背

夷陵江前石兒背連岡石壁緣江臯蒼雲劃開

幾千尺沙石小大相粘包下有激湍聲怒號舟
子攀躡輕猿猱徑微磴絕不可度寒風颯颯吹
霜濤半壁流泉濕裊裊陰崖孤樹青高高忽然
突轉疑墮裂洞門蘚合
毛巖頭亦有數叢
竹歲晚江空猶自綠

滹沱河行

曉行恒山道復渡滹沱水滹沱兩岸平沙黃寒
日射波朔風起輿梁如砥中流清來輪去轂穩

不驚川浮晴野孤城迥旆拂霜枝雙戟明憶昔
乘秋嘗鼓柁魚龍駕濤無涯涘舟子常依楊柳
堤居人盡失桑麻地十年回首夢寐間遲回祇
覺增衰顏乃知夷險詎能計所以古人太息再
歌行路難行路難何偏側衆煦能標山貞心殊
轉石君不見不見三峽奔濤崖石墮方舟撇漩猶捷
過又不見太行九折盤嶮岼驅車直上青雲端
人間畏途豈在他誰令同室還操戈從來善宦

固有術吾聞流行坎止如命何

東阿汶上屢值大風效昌黎聊訟風伯

薰風動地歎暑浮小牕入夜聲颼颼黃石祠前
穀城下揚沙攪樹何時休我行徐郊及齊魯平
原莽莽無來麤僕夫相顧色憔悴爲言不雨生
煩憂玄冬涉今夏且半杲杲日御挾赤虬粟田
豆隴盡蕪沒乾死安得翻鋤耰况乃頻年旱驅
虐辛苦逋欠多瘡疣使君請視野如赭遮屋十

九頽道周我聞停車重感歎端思此咎將誰尤
昨從滕陽望鄒嶧巉巖騰曉雲油油牽帷深擬
待飄灑要令清泚瀰芳洲俄驚旭高雨不作號
噫萬竅羣陰收雲蒸霧溽忍吹薄嗟爾風伯良
汝由皇天分時授百職長養庶物功均侔五風
十雨屯豐稔霈以德澤奚其優汝獨憑陵煽朱
焰屯膏縱魃爲民仇雲輜潛崖靡觸石雷電爨
赫更拘囚南箕簸揚實汝好曷燥下土成焦丘

天高任汝持號令致茲恒亢非嘉謀古來汶泗
通地脉飛泉滙濟馳波流却聞泌沸縮沙礫漕
渠那復移檣舟吕梁之水懸百仞石出齒齒同
潢溝縣官發民塞渦口導河開鑿連數州水衡
大僚困籌策神都轉運需千艘汝猶鳴條愈震
掉排閭請帝應虔劉何如少輯醞甘澍坐消炎
沴還懽謳

苦熱行

仲秋苦熱宵晝同狂呼何處追涼風庭虛獨坐
久不寐仰視河漢牽牛中明星未低海日上玉
樓金掌遙相向九域已見生炎埃十洲那得歸
清閨豈知涸轍思激瀾槁田却望陰泉翻會有
驚雷起潛壑要看素月流天山

送丘用濟驛丞之廣東

黃金臺前燕酒濃玉河楊柳搖春風都門走馬
日送客行旆拂曉當高春丘子清才聞宿昔承

恩祿食炎海側劍光衝霧辭北宸離思縈雲渺
南極 聖朝使命通遐陬嶺表煙嵐迷驛樓間
剝絳綃嘗荔子枕榔瘴雨夜初收

送王民望賚 詔還雲南

王君民望奉 詔歸滇行甚迫昨僅成
鄙律一章又淺陋不足發情晚歸聞朱
寅長有四絕之作默坐燈下因念吾司
同官如陳君以相及吾二人皆同生庚

戍而幸俱具慶其尊翁及家君又皆嘗
爲儒官諸僚咸謂吾三人爲異姓兄弟
以故相得甚驩今以相與君皆得將使
命便道歸省而走曩者行事獨不克諧
蓋于是重有感焉因又爲古體一首以
道區區然以廁于朱君之後則殊有愧
焉耳

西曹倚玉三秋強同調更有陳元方從來氣味

最相似共誇庭訓皆儒庠蓬麻自覺多麗澤忽
焉棄我如遺忘陳君早持使節去蜀江釀酒歸
稱觴君今奉 詔下滇海錦衣白日生春光皇
華豈足論負努萊綵賸得怡高堂宮紗裁衣仙
草碧紫誥濕墨雲鸞翔十年歸來獻親壽 君
恩浩蕩驚遐鄉寒風蕭蕭萬里道楊柳吹落兼
葭霜都門燕酒一傾倒班塵日遠離愁長我亦
有親歸未得江南渺渺雲山蒼燒燈感嘆獨徒

倚微吟未暇羞琳瑯

送表兄何廷佐歸省

城南柳條垂綠初送君曉發辭
皇都君行不是尋常別且復立馬臨
交衢天涯骨肉幾人在故里音書常
自踈野樹低雲擾離思芳洲晴日
明檣艫春風掛席下鄉國物華入
眼爭妍姝岸曲蒲芽青已長江干
小桺紅欲舒嗟君久抱青霄志幾
年獨向金門趨清才用世沐新寵
南歸

今喜冠紗烏北堂之親余老姑春秋八十霜滿
顛功名自足慰衰暮綵衣偏得相懽娛拜觴稱
壽及佳節夜燒紫筍烹黃魚鄞江時物多瑣屑
襟然羅致充甘腴伯氏前扶後季氏一堂真樂
人間無我家有親還具慶古稀八月維懸弧
君王未許賜歸省望雲日日思煩紆作詩贈君
恨莫俱小牕閣筆成長噓微雨纖纖灑塵郭醉
傾燕酒雙玉壺

題枯木雙鷹圖

商飈夜捲萬木空蒼鷹雙飛來海東悲臺黃雲
色悽慘是誰呼墮寒枝叢平蕪狡兔走三窟志
行萬里立突兀何不翻倒摩高秋並向層霄見
毫忽畫師有意憐雄姿寫入鵝溪時一披廣庭
風清晝欲靜對此猛氣掀霜髭吾聞逐鳥猶疾
諛寧知梟鳳從來殊嗟爾毒爪莫謾驅天際恐
有圖南雛

爲陳德洪題山海圖

長安逢君今幾年綠袍玄鬢如神仙橫山萬里
歸朝天更話夙昔驚華顛歲寒忽憶故園樹春
風已買江南船四明城東山水窟赤洞滴乳丹
砂泉仄巖瀆瀑芝蕨長老檜傍壑藤蘿懸峯頭
躡屩看海日谷口散杖衝溪烟有時相呼白鶴
下到夜索笑梅花前翻思宦轍苦馳逐而祖道
術期相傳大兒能讀石室篇青眼往往聞時賢

歲晚歸來開壽筵霞觴映酒顏
醉然閒中歲月寧有幾
盛世擊壤謳歌喧望瀛
只尺是蓬島坐見斥滷成桑田

驄馬行送萬仕時大尹

青驄蹕蹋天街長翩然玉勒垂絲韁
烏府先生鐵爲面稜稜夾道飛清霜
提鞭曉出黃金闕衆馬不敢紛騰驤
噉恩騎向九天下坐令千里皆春陽
君侯自是謫仙子看花乘此來河陽
枳棘

盤旋姑展足頓令生氣回羸尪
溪橋綠護柳煙煖山城紅映栢風香
海濱歛惠播澤滂政聲籍籍騰臺章
帝心簡在恩偏渥旌書昨夜來未央
驅之瞥去披閭闔螭頭獨立補舜裳
願侯跨風馬生翼駕追往哲
婉餘芳會看攬轡澄四海鳳池歛上都
巖廊村氓野老留不住擁車截鐙徒徬徨
愧我罷駑曾下榻作歌預以致私望
生平已愜執鞭願敢期附尾馳周行

南川書屋圖爲全本仁賦

南溪縈清錫山麓溪上重茅覆書屋岫雲作暝
變朝暉溪樹摩崖映飛瀑南川先生靜者徒窮
幽窟玄謝喧俗北牕坐看碧山爽沙洲晴泛春
波綠學成不解降詩魔苦吟撫景多題錄遠愁
風物費招引盡教移入生綃幅我來觀之不肯
置寒風蕭蕭滿林谷野橋平接石田低沙港深
分澗雨足幾時坐我川上頭指點丹霞耳蒼玉

與君衝煙折兩槳渺渺平蕪起雙鷺終然豐才
非又淹桂香載道歸天祿他年懷舊但展圖門
外澄泓浸疎竹

戴中丞遺集卷之一

戴中丞遺集卷之二

明州東石戴 賢時重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五言律詩

內丘道中

陰陰高柳靜宿雨忽驚秋
沙日晴初散風塵澹
欲收山青連上黨堞隱辨中丘
無奈思鄉念驛聲傍驛樓

病起見月夜坐

斜照留餘暑閒塔對夕涼月華蘇病氣露立墜
江鄉河漢通南極雲霄逼建章夜深仍不寐清
拆九街長

至徐洪分司愴然悲感

水部開仙署臬臺隔歲華河流失故道槐杪結
新花舊吏愁相問深庭靜不譁數峯青尚在搔
首對天涯

予八弟水衡主事分司徐洪卒于署數

峯青第所題軒額

送司訓陳時振之丹陽二首

此日雲陽道相看舉別觴孤旌明水國千里共
舟航綠樹微含雨江風細送涼高歌成感慨愁
絕醉他鄉

其二

壯士違遲遇傳經始向茲清銜元足貴涼祿及

分貽剩廣菁莪化休歌苜菹詩憐予猶遠道梅
雨悵臨岐

恩縣城北聞蟬

五月陰氣動曉色含蒼涼華雉雒煙壠鳴蟬在
高楊物情摠自得世路嗟備嘗短鬢拂長劍壯
氣還激昂

過富莊驛即事

富莊何敞驛窮村但頽牆赤日照空野終風號

古楊近聞寬恤詔誰上便宜章祇今三輔地憂
旱同皇皇

獻縣簡劉大尹沛然

歷歷過村樹行行復渡河名郊出瀛海遠水接
滹沱傾蓋逢飛鳥趨朝擬振珂相看一笑別最
喜頌聲多

端午日早發荏平

鳴笳河影動迎憶曙光熹飛鳥懷仙宰

邑令荒
王詡

庭想故祠邑有魯仲連祠艾符通越俗蒲醕壽親卮征邁酬佳節昏昕總繫思

新嘉驛草亭和沈鳳峯壁間韻

古驛歆塵裏幽然着此亭四簷山盡碧一眺眼為青高蔭閒移日芳樽或聚星振衣減小憇促駕喟勞形

大龍驛曉發喜晴用夏桂洲壁間韻

風檐發古驛寒潦沒征車徑轉憐行側山明喜

霧除香傳郵卒茗青見野人蔬萬里歲華晚掀髯午食餘

仲冬晦日宿順林驛和舊寅長王民望留

題韻

逼臘初過灃悲風夜撼山密雲屯樹暝羣鴈渡沙寒自識公程急寧知行路難賡詩懷舊侶直北望長安

酆都除日即事二首

歲暮猶舟楫江寒抱邑城家人燒竹火候吏出
沙迎簫鼓悲斜景風塵愧短纓三時任爲客愛
日寸心縈

其二

携家巴子國守歲楚人舟爆竹還通俗椒花對
遠遊情親童穉語節換雪霜留萬里憐初志聞
鷄更攬裘

元日

他鄉值元日六度闕稱觴萬里惟心折雙流祇
淚行籛金元足貴尺素久逾妨稽首惟南祝瞻
鳥獨倚牆

十有三日臨江陸行午食太平觀有懷二

親用壁間韻

塵途聊小憇真境得清遊寒日松杉淨晴江鷗
鷺浮荒荒來野色脉脉自泉流更作驅車去瞻
雲嶺上頭

曉食分宜口占

明星抹官馬衝霧出江城溪樹濛濛濕畦藤黯
黯橫郵筒寒不轉村鼓遠能鳴無限看山興文
頤待日生

宿清化驛

竹巷初棲翼籃輿暫息肩樓低頻問夜樹老不
知年山徑應迷聖村醪喜對賢衡湘行盡處瞻
鬼贖如弦

長葛雨行至新鄭

急雨灑平坡愁添漆洧波雲林遙帶郭霜柿密
垂柯輿穩憑肩渡泥深沒膝過猶聞祠子產誰
嗣頌難磨

新鄭雨後聞鶯

槐幕一庭陰鶯傳百轉音似綠深夏雨寧復上
林心水簾眠初恰風軒醉欲沉遷喬不學汝誰
笑二毛侵

臨穎月夜偶成寄內

五嶺三秋別西行復阻歸長途愁毒暑獨夜對
清輝九苦慈偏至調甘養不違知君遙屬意巨
日拂征衣

戊戌歲二月廿三日餘干江上聞報解官

二首

用拙難諧俗行年近覺非此心元自信吾道不
相違海曙雲霞動江清水石依無勞致投杼正

得返初衣

其二

滄江問歸路春事及芳菲柳浦漁歌出梔溪燕
子飛鄉山雲漸白蕨筍雨應肥吾汝皆鷗鷺休
煩詰是非

過衛源公館用楊給事留題韻奉懷三首

壯遊曾泝峽夢落楚江涯刺郡遙迎竹悲秋未

見花衡南違寄鴈稚子會塗鴉

文子楊之壻也
首春欣然從諸

兄就塾因
報知之
拂壁哦留句停輶一謾嗟

其二

十年還再謫僊郭傍江涯青瑣曾焚草玄都幾
種花賜環羣起鳳時起用遺逸諸賢風駕及啼鴉朱轂
寧留滯蒼生不用嗟

其三

衛水接淇澳沙堤何未涯官柳雨摧道庭槐秋
結花飾羈噓病馬聽漏憶宮鴉問俗兼懷古鄉

思那復嗟

十八日過栢鄉即事

雨深槐水渡雲淨栢鄉村高樹垂陰合流泉瀉
道渾腰鎌來里舍手戟過城門傳遽停輶處蒼
茫荷 主恩

善果寺治行時失日本小刀

致爾自琛舶提携來帝鄉含鉞解藏用削牘似
知方雷劍應須化荆弓或竟亡終憐曾一割百

鍊豈無良

送朱廷威少尹之平樂

凍日明行旆寒郊近閉關衣冠新拔擢酒惜
追攀花邑行春麗松廳得雨閒慈湖遺愛地高
閣並文山

送張尉暉之任

佐邑初陪令兼程獨赴官花枝靜依幕匣劍曉
隨鞍風獵平沙暗米生古渡寒爲君傾別酒應

念袴襦單

舟次天津大水彌望用喜雨韻

詩水及人家半葦

秋浸江津濶沙濤激石淙高楊明斷隴駭浪入
頽牕農事嗟無望憂心屹不降堂堂三輔郡誰
爲擁麾幢

次日雨不止

一雨夜徹旦兩耳鳴澗淙擾擾屢移席蕭蕭時

打牕中瘠頓成愈殘暑欲乞降拜賜敢忘自歌
詩誦雲幢

送陳掌教遷太學助教

道重宜矜國官閒不計程秋清爲客壯江濶載
書輕山色連吳地奎光動越城獨歸寒雨暗愁
帶夜潮生

寄楊東遠用所示韻

別君還閱歲一扎動經時幽夢縈春樹奇觀入

畫帷湖光澄戶碧山雨閣雲遲講暇多新詠何
因慰故知

銅雀妓

高臺留艷質玉帳起繁絃香履那爲爾花鈿若
箇妍含情望疑冢遍舞送長年底似山陽后牽
衣泣帝前

將至臨潁見蝗蝻初生滿地

中原繁庶地盛世宴嬉時天意誠難料予愁渺

未涯原田行靡靡稻黍日垂垂誰使蝗遺育寧
知歲可期

鈞州道中哭馬縈溪年兄

粉署叨蠅附烏臺藉剡揚心期元不負交誼忽
云亡許國孤忠在屏藩遺澤長鄭鄉頻灑淚雲
日轉蒼茫

自馮城過麗陽中途午飯見楊後江壁間

句

細讀後江歸心到海涯江鄉雖洵美歲已但
驚賒野樹停馬山雲不礙鴉蒼梧竟何處吾
欲問重華

七言律詩

謁孟祠

奕奕宮牆一拜趨
勞勞道路不爲虛
鄉閭尚識三遷教
宇宙長留七卷書
楸樹綠圍當殿角
嶧山青崿對城隅
浩然自笑當年志
傳食空慚擬後車

鄭州道中望太行山有感

太行猶自隔星輶
已見青青入鄭郊
嵩少定應

分秀色雲霞時與映高標鄉心苦憶魚書斷客
子愁瞻鳥道遙衰薄未能酬 聖主欲將踪跡
伴漁樵

奉懷靜山太守伯兄

綵衣踰七古猶稀况是金緋解郡歸至樂只教
兄獨擅離愁不分第多違著書北載林泉靜種
樹高秋橘柚肥應悔雨舟容易別最憐鴈塞滯
南飛

丙午五月廿六日自建昌趨德安少憇東

林寺

十年夢作廬山遊五月星駕東林留青嶂遙開
石耳出白雲近傍香爐浮向午峯陰連小閣落
溪巖瀑入平疇會招五老天池上手擷芙蓉倚

素秋

石耳香爐五老
皆山之名峯

黃梅道中望廣濟諸山因念太行當入天

際

誰驅羸馬上山椒行役東西我亦勞三伏炎蒸
常道路一春花鳥送旌旄衰遲况已慙多病感
激寧無慶有遭白髮欲將書札報青霄猶接太
行高

仲冬七日爲我 母壽辰舟中瞻祝無所
與婦感嘆不勝馳慕之懷時適有餽鮓
甚美又自弋陽得麻姑兩樽欲致奉不
可得悵然成詩

江上掛帆逢鄔子慈闈此日薦尊罍希年白髮
懽相對滿座斑衣舞屢回魚膾那能傳遠味鴈
書猶自滯仙醅最憐小子虛遙祝食祿何曾報
德來

季冬十日過宜都遇雪

宜都縣前江水清北風吹浪放柁行積陰慘淡
暗天地急雪冥茫來邑城路窮楚岸歲云暮峽
轉巴山春欲生寒望鄉思併回首也知垂白念

西征

宣風公館作家書後用壁間陽明先生韻

明日
冬至

雲外微紅見燒痕道邊寒水入溪渾此時日落
楚山館後夜月明何處村已近閉關猶道路偶
逢傳札念晨昏獨燒官燭看妻子臥聽郵更驚
夢蒐

葉縣南三十里昆陽舖

偶從郵館瞻遺堞謾說昆陽血戰時野老豈能
知漢事行人但自計程期它岡石澗流泉細古
道平橋老樹欹郢國荆門應近否燕山魏闕夢
常馳

予往年會六兄于南陽同年陸石溪大叅
分守于此今再過追感廂張東沙林水

驛留題韻

中宵起坐未聞鷄拂壁間吟日歛西鼓角分明

行宛道風煙瀕洞接襄陽
向棠陰問石溪交誼可
萋萋

即看柳市依沙岸却
零落盡寒原宿草想

宿清化驛

灃水城頭短鬢蓬靈均
驅羸馬更指層霄接大
山何寺忽鳴鐘不慙虛
奮庸

笑此萍踪每從落日
古驛小牕頻刻燭遠
猶縻祿欲向清時強

宿軍山舖用壁間韻

開尊山館天初昏坐泥閒愁幾夜分此郡
少卒歲何時紫塞休屯軍瀟湘漁父憑誰問
山鴈聲應不聞飄泊豈辭仍嶺外媿煩僕馬
辛勤

柰山驛亭晚坐追憶八弟分司徐洪日數
以書促予北行今予弟逝矣泫然感懷
獨上山亭試問程忍驅羸馬向彭城聯牀已復

無東道留墨猶看說北行風急鷓原長抱恨夜
深烏樹亦相驚驛夫不解傷心事灑淚燈前對
酒傾

至彭城傷念八弟以詩哭之

水衡令弟亦多才摧折于今我獨來鑿石濟川
留巨績臨流鼓柁起深哀逢人清譽稱何遜念
汝班衣負老萊欲覓舊遊題墨處雲龍戲馬恨
悠哉

將至宣城偶作

古道青襟東復西支顛得句恰無題江間落日
時聞鴈城上輕雲不渡溪短鬢馮唐空向老多
情宋玉自含悽故園亦有黃花徑莫使春風長
綠萸

孟冬十九日至保定聞達賊從周家堡入
完縣摠兵方在浮圖峪口鄉民携婦女
輦貲財入城以避者滿道愴焉感懷

紫荆關西顰鼓振浮圖峪口驚塵飛盡挽車牛
走城郭已聞胡馬踐郊畿中臺仗鉞徵兵急外
關橫戈獻馘稀憂國腐儒迷勝亦恐煩聖主
更宵衣

新鄉早發將渡河大風晝作因宿亢村公

館

星輶出郭先催角風旆衝塵欲
河暫向館人
需利涉未將舟子試危波邊城
八關愁劇村

舍尊醪取醉多簷雀不知方
念喧啾入夜可
如何

渡河因憶乙未秋承乏中臺今十年矣漫
有此作

寒原鼓角山堤斷初日帆檣河水流渡口泝沿
真蕩潘權夫呼唱自夷猶十年持節梁園舊數
月分司汝汭留漂泊于今媿在謝尚從室吏向

炎州

過湯陰武穆祠

雲樹蕭森武穆祠，晴沙秋日尚含悲。
中臺一德初開閣，內殿精忠漫賜旗。
河北不聞經畧計，江南已草受書儀。
卅年灑泣看碑，傳式里重哦板蕩詩。

再過武穆祠

再拜重瞻武穆祠，淒雲衰柳不成悲。
瓣香幸致經行日，雙淚嘗懸讀史時。
虜已縱秦安可責，天

如亡宋亦何爲最憐一曲，湖地英爽能忘故里思。

自淇縣早行夜宿

輝和楊後江韻

明星走馬淇流澳，斜日停車衛水涯。
偶憶舊題披篋藁，漫持濁酒對燈花。
寒屢度南翔鴈，木落羣棲舊止鴉。
世路多艱坎懍親庭益遠自

悲嗟

鈞州張南溟携酒來 餽馬滎溪乃郎舉人

穎谷亦來同留坐 馬亦取酒

十年穎曲再驅馳訪舊同 憐鬢易衰晏歲行臺
良會合芳樽此夕故人携 投簪早負東山望獻
策應從北極披蜀道江藩情好在九原莫起獨
凄其

荆門州

峯盤壑轉入荆門碧樹清溪共遠村無數雲巒

連楚蜀淡旬 日近晴暄誰憐作賦偏懷土便
欲登樓一散煩 役役光年無寸補虛堂小立寂
無言

廿一日宿寧鄉道林蔣家夜聞雨聲次日

冒雨 湘潭

中宵鳴雨亂雨 籌淅淅濛濛曉益稠不分巖巒
皆失色獨看僕 馬總生愁黃流觸石泥連坂又
徑緣田水漲灌 衡岳有靈無處乞瀟湘只欲汎

扁舟

彭澤舟次見月

五月放舟蕪伏枕鬱蒸無計解煩疴長卿病渴
迴肝肺王粲思鄉獨嘯歌破浪南風吹暝急湧
江皓月入簾多攬衣却起中宵坐把劍其如浩
興何

途次即事

江上扁舟當鬱暑獨妨臥病長蒿蓬雲雷颯颯

蕪湖雨波浪冥冥荻港風得意蛟龍時並立挾
羣鷗鷺自孤翮尚憐春草池塘夢咫尺金山未
易通

題墨竹

憶惜當年經宦遊涼飈拂拂乘扁舟月暗蒼梧
洞庭晚雲橫楚岫瀟湘秋鳳鸞脩翮風前舞環
珮清聲雨外收偶爾披圖追往事滄洲佳趣仍
相投

長沙阻雪楊太守送酒有懷同年熊元性
仲冬長沙逢朔風急吹素雪來湘中乘曉初飄
賈傅廟爭妍更妍楚王宮天涯北望憐從蟻歲
莫塵途嘆轉蓬忽憶故人懷往事趨朝沾濕舊
曾同

醴陵道中即事

經年客走倦思家十日山行路轉賒
曉劍衝星聊自拔寒花浥露更孤斜
丹崖拾磴危臨石碧澗穿林淺映沙
王事分知終靡鹽白頭無那益天涯

病中苦熱

六月六日苦炎熱獨憐臥病如蒸炊
蓬牕舊矮仍穿日羽扇空懸不解持
冰簟風軒勞想像故園高寢夢追隨
崛然笑起還成罷欲賦憎蠅汗接頤

自徐趨臨城即事

千里青徐苦旱同三時不雨泣村農原田入眼
蒿萊遍邑里傷心杼軸空更有虫蝗增歲沴大
無禾黍表年豐併將瀟颯添衰鬢謾觸歎塵畏
日中

宿利國驛中喜雨枕上偶成

驛樓中夜迥聞更忽聽鳴堦急雨聲喜劇攬衣
成獨坐膏流扶耒欲深耕蕭蕭竹樹通涼氣蕤
蕤原田望歲情明發峩幃看野色陰雲遠共泰

山橫

滕縣道中遇雨

野陰沙濕靜無塵雲合山圍爽氣新官柳臥橋
當驛舍使旌衝雨向城闈歡呼擬聽茅簷溜翻
動應看豈隴津入夜一尊聊自慰無端行役愧
斯民

臥病太安驛即事二首

小院荒涼野水隈白雲深鎖未曾開自緣多病

催人老敢怨諸生勸我來屋角風聲驚獨枕牆
頭山影落深杯更憐鎮日無人到積雨空庭沒
草萊

其二

家園入望水雲隈二月羣花次第開野鳥傳聲
春事近好風吹袂主人來漁堪東浦閒移棹酷
憶西隣滿引杯一醉生平存歲晚何須塵海又
蓬萊

六月既望同時化弟謁甬川太宰還舟中

述懷

放舸城南觸熱新濯纓欲傍滄江蘋濕雲挾雨
時過水晴鷺將雛翻趁人偶向竹洲綠窈窕徑
須松壑上嶙峋祇今多病兼樗散浩蕩輕鷗覺
汝親

予病迫熱時化弟亦臥疴僧舍詩以問之
我病正當秋熱毒知君冰炭苦相違閉門豈學

稽生鍛着帶應寬沈令圍自笑喘牛同夜月最
憐屈蠖對斜暉何時共試東山屐喬木陰陰拂
釣磯

其二

病憐藥裹手封題穩臥禪房日脚垂不使孺悲
聞取瑟正須仲氏與吹箎秋庭對酒持吳蟹晝
榻留人讀杜詩繕性亦知隨處熟息機元自可
爲雌

將至襄陽有懷京師諸親友

雙旆衝寒曙色遲天涯歲暮憶臨岐宦情擾擾
吾方厭世事悠悠子亦知羽檄正聞傳塞上鱗
書欲寄隔江湄長途最是牽愁處盡日瞻雲與
夢思

十月望日承杜芙洲表兄走送予至都門

西報國寺別後有懷

長安留滯得相依多病同憐賦式微屢藉携尊

喧館舍更煩走馬扣禪扉天涯骨肉幾人在嶺
外音書萬里違一誦蓼莪頻佇立西風濕淚滿
征衣

和胡瓶山年兄了頭寺送李大巡同宿韻

山郭清霜壓草萊偶陪使蓋出城隈寒江抱日
朱旗轉野寺凌空綺席開妙譽會看雙美在歸
懷故遣百憂來情深莫惜孤樽客共記瓊林解
賜杯

再宿武連寺用陸放翁韻

重來恰是一年期衲子走迎如故知古殿清秋
發鍾磬荒村落日鳴機絲鴈書消息到不早菊
圃花枝開校遲劍道西風強驅策慚將勲業虛
明時

入延津沙門道中沙積如阜壓吳起城而
南田不得稼

乘輶晚入沙門道晴沙崒岬環高岡淇川未見

猗猗綠汴曲惟愁莽莽黃斷廠橫斜憐堉鹵廢
城蕪沒話興亡咨詢何計蘇民瘼禾黍今年不
壓塲

滹沱阻水

半夜恒山雲雨垂滹沱秋漲隔旌旗衝波捲地
蛟龍鬪沙岸隨濤津渚移却笑流澌誠邂逅更
憐背水亦神奇久知險阻須史事立馬安需利
涉時

善果寺夜坐懷八弟

九日京塵已化緇隔宵禪榻又成思明河素月
秋相照古殿虛庭斗自移最喜承家才獨俊亦
知忤物數還奇周南魏闕常回首莫向都門恨
別離

送王民望賁 詔還滇南

手將丹 詔下青霄畫繡寧辭萬里遙愛日喜
看翻舞袖使星還訝照題橋秋深湘水離愁濁

雲冷燕臺駿足驕明發公餘相憶處黃花惆悵
對空寥

送武林邵以升宰同安

得分百里重遴才閩海欣逢召父來秋日野寨
瞻使節暖雲高柳照離杯江橋蜃氣危臺迥山
郭潮聲瘴雨迴珍重清時賢撫字祇令民力
微催

六月暑雨連日偶晴有作

暑雨彌旬未肯休天街泱泱走黃流雲連苑樹
朝光暗溜滴堦葵潤色浮土垠未容藏蟻象粉
墻坐看上蝸牛晚來新霽歸西省小院低紅放
石榴

戴中丞遺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戴中丞遺集卷之二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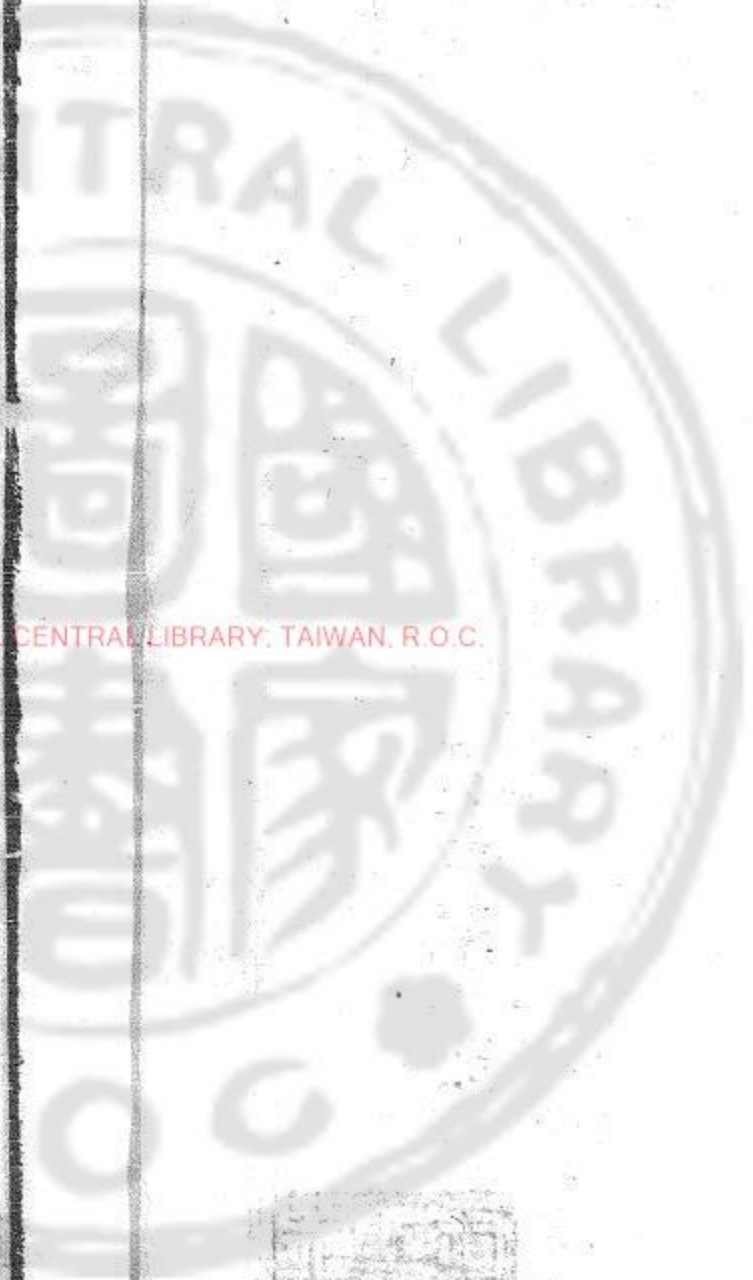
五言排律

新嘉驛

午閱報有感

衝塵走赤日
氣多菰蒲動
山鬱嗟峨啜

舍偶相過槐陌午陰靜草亭涼
取綠池水生微波短竹亦蒙密遙
名閱新報拂壁因長哦腐儒謾憂



事感慨當如何

沁州行臺後西階二松甚古可愛賦得六

韻

靜院朱炎薄 松塔翠色深 拂雲垂老幹 團蓋結

清陰不受塵 埃宛寧知歲月侵 中霄浮灝氣 小

立度韶音寒 澗應嘗識明堂或 待尋自憐同調

者吟對素河

道出高 道惟 先祖亞中公昔判東昌

茲為牧愛之地愴然有懷得十二韻

伊昔余先公 惠理此東郡 千里乘別車 百禩紹

餘韻色芝嘗 珉祥 郡梁產三芝公 清源自流潤

分治臨清最 檢田實催科 疏水躬導濬 廉徵完

璧歸 濬肺得 寶器付 仁著遺金殉 極斂溺商牧

其子陶植充 歸其主 又督燒造 樹畜佐烹餒 公以

民窮督密戶 吉樹穀粟 書最封錫榮 考最覈

蔬果養雞豚 供應過客 有異政 得封 分符秩 遷峻余承清白貽 祇畏墜明訓 兼

憲叨兩臺觸
穿遭屢愠
形踪諒孤危
事業愧賢
俊馳驅戀
慈黽勉將
仰順行
憇野棠
陰感悵
述衷蘊

湘潭渡

江後遇雪至黃茅館已一更矣用

禁體

蘭橈渡湘水
層雲散朝陰
沙明馬首路
霽愜行
人心俄然佳
飛霰忽已迷
高岑纖纖漸
依竹密
密仍穿林
同敗葉
隕急赴寒塘
沉暫止似羞

縮少縱還浸
滌履破幾沒
淖衣沾遂盈襟
每踰籬
落入故向茅簷侵
因石巧增突
隨風或填門
原疇失橫縱
崖谷無嶇嶇
枝垂懼遭折
啼寂疑
盪瘖遙墟草
笠斷晚市炊煙深
映瓦如欲曙
飄
靜聞音貧臥
怨衾鐵豐徵
欣雨金矚曠
愁晃
眩經幽氣蕭森
扶輿下泥坂
反旆循溪潯
黃茅
近可辨
敝館寒難禁
爐紅聊兀坐
酒綠還時斟
羈懷憶所歷
撲被猶豪吟

七夕

祇園月色淨瑤樹生涼風雲漢香靈駕秋宵靜
簾櫳九陌禁柝響萬戶清砧同豈知渚度鵲但
聽堦吟蟲日馭亦良邁星輶那易東傳書憶穉
子客夢回晨鍾

五言絕句

阜城用沈鳳峯壁間韻

長夏偏爲客中宵忽念家江鄉多少路牽夢到
梅花

又

病渴嘗辭酒才疎揔廢詩風塵自雙鬢那復少
年時

行臺雨後紅葵盡開但蛙蟬頗聒耳

園葵吐高紅庭蟬噪深綠客意忽驚時故鄉新
稻熟

又

雨餘涼氣足蛙黽亂清池蟬鳴亦何謂乘露占
高枝

公安灑心堂步月八首

侵夜柝聲起月華窺戶深殊鄉悲晏歲應自有
同心

其二

憑軒見嘉樹啜茗臨芳池認得舊遊處凄然生
遠思

其三

江城月色滿夜深霜結華頗憎寒漏永頻得夢
歸家

其四

烽火三關急征輸列郡殘邊城今夜月應照甲

光寒

其五

鴈逐瀟湘雲鳴聲斷續聞庭前桂樹影月上正紛紛

其六

臺栢舊曾識仙鳧去不留顧影愧衰鬢蹉跎今廿秋

其七

堂虛夜逾靜對酒心不怡百年亦苦短何以娛親慈

其八

曲巷砧杵響隔牆兒女譁遙憐諸穉子那解憶天涯

天賦

曲巷孤林響雨聲
良文韜藝對詩經
千派翰墨

其人

縣慈

坐臥交並精博學
不計官手亦苦吟
何以歟

七言絕句

自界河至光山一水迴環經涉凡四十八

渡

遠山近山無數青
四十八渡水迴縈
侵晨杖策歇停午叱馭還從九折行

又

楚山盡處水分雙
北入淮流南入江
觸石抱村沙岸斷
曉來新雨過漁缸

鄜城道中望確山

道邊高樹擁雲涼不盡蟬聲到夕陽忽見馬頭
山色好眼中何處是吾鄉

阜城道中見安南使

賈生謾上珠厓議漢將終收銅柱勲炎海小臣
相稽首自今長幸覩堯雲

籃輿遠送安南使道路誼傳宴犒時最是

聖恩同浩蕩不教繫頸就誅夷

香溪

香溪溪口風大顛吹沙颶颶打江舡日暮歌櫓
浪花裏夜深繫纜石莎邊

道中即事四首

萬里將家席未安一春強半踞征鞍江深夜月
頻歎枕獨數山更戍柝寒

其二

江心峽口雨初收水漲蠻溪百曲流塞上平南
今有頌溪邊餉卒莫深愁

其三

水峽溪深山轉幽芭蕉抽綠滿溪頭山上旌旗
多漢卒山前畦畝接蠻陬

其四

雲中茅屋午聞鷄水外桃花春雨迷長日掩關
無一跡行人疑是武陵溪

送司委陳德弘之合浦二首

赤氣崢嶸夾日馳手揮白汗送離卮扁舟南去
江流疾即過吳門下越祠

其二

威儀楚楚照吾鄉邂逅曾煩倒一觴君到蒼梧
試回首海天煙雨暗桄榔

別鄭恕甫林鴻猷于南橋

帆影溪橋樹色分慇懃還爲盡芳纒明宵兩地

看秋月只隔壺山一片雲

集唐句寄友

書幌誰憐獨苦吟
丈夫衣上淚沾巾
幽牕謾結相思夢
一夜月明千里心

題睡起美人圖

簾垂清晝殘
爐燼門掩空庭
悄落花睡起厭厭
清恨遠等閒
立到日西斜

桐江追中

江上蕙峯將翠圍
江邊樹色野煙開
孤舟坐傍
遠水微茫白鳥迴

鄂鄴道上口占

函谷乘馳約縱書
謀臣六印託多車
八千里國
無一士勝羸
却用邯鄲姝

紫雲臺

臺欲上正秋風
歌舞嘗憐落照中
明日西陵
空銅雀
沉沙遺甃亦蒼涼

疑冢

一書未盡收山河帶礪已非劉清漳疑冢
多如許不是長陵土一塚

寄六兄二首

春筵送酒別京華共向祇園笑看花不道夢中
相見易八閩元自隔天涯

甲辰餞兄報國
寺時牡丹始開

其二

百歲寧親世所稀雀袍盤繡帶金圍何時伯仲

墳笮合共對南山着綵衣

其三

昔年別弟黃金臺走馬見兄梅欲開祇今季子
又零落把酒夜坐心獨摧

荊州渡江行堤上

茅舍橫斜並竹開江流曲曲抱村迴共言憲節
經行早怪得清霜壓草萊

戴氏永遺集卷之四

明州東石戴 鑿時重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序

送郡守沙村鄭公入覲序

吾郡入職方氏垂百七十年更賢守以十數皆
中朝臺省之彥有治理聲績可稱述然其最著
而民久不忘者則惟三山鄭公公受知 宣廟

奉璽書前後蒞郡逾十年其德于民亦最久嘗
從故老問公之政及攷志乘所載未嘗有赫赫
充牣可舉爲鈞距務嫗煦以娛熱愚俗者惟邵
農興學躬出入庠序阡陌間勸督良惰條減司
農大省之歲徵浮羨均節賦力使畫一而曹胥
牘史促縮不得緣以爲姦修飭公府學舍猥逮
橋梁儲水之礎堅靡中度與漢史所傳循吏居
使民富去則見思者度功計效誠不多讓郡之

人祀公于學更數世春秋謁獻俎豆又不獨一
時去思而已嘉靖甲午春仲吾郡以闕守聞
天子加意理本下吏部推擇才且賢者以大理
正沙村鄭公來治民間之喜曰是繩厥祖以惠
教我邪蓋三山之伯氏邑諭先生亦嘗典教鄞
學於公會祖也公旣承先烈亟問民之所疾苦
而臨以簡易芟節科條決釋徽械時督庾吏視
出納又大起郡學較試諸生孜孜接引於是士

之學者民之訟者都鄙之輸者屯衛之廩者莫不驩然以爲猶三山之政也未幾而公例將以明年正月會朝京師鄉大夫之老相與言曰吾郡陋焉介于海隅賦繁而瘠鹵先公嘗辱臨之爬梳覆冒曾不遺力而公以明德繼撫其民方于西河之頌二馮爲幸甚厚太宰詔王計治公必且明陟以佐天子然茲歲弗有秋海徼之東又屬有揚波之警非公其孰俟哺而鎮綏之

哉宜有以頌侈大惠且言于當世者庶幾公之復東也乃屬予爲之序以役也不敢辭

送郡守鳳峯沈公入覲序

嘉靖庚子冬孟吾郡守雲間鳳峯沈公將如京師會朝明年正月維時聖天子御宇更化黼袞玉帛來萬邦而馭羣辟者垂二十年于茲爲七舉矣休茲盛哉先期吏部嘗言理化責成在覈名實敦長厚擇才賢以處分憂之任綏安元

元制可於是公自刑部郎擢守吾明明與越並海上爲名郡環縣五列衛所之戍十有三日本諸島夷來貢者舶交于郭供億宴勞百爾驛騷之費率委之郡而鄞又以麗郡故十七他邑往歲癸未夷者相賊遂肆殘吾民脅貴將以去今年春乃復航譯請罪欲修常職卉服留郡數百輩論者竊有狡焉不測之虞而比歲海防大弛民射利與番舶冒市因暴海上莫之或綏公至

則宣德威明禁令柔懷有道文告孔諄不數月鄙夷嚮風姦宄懼震監司部使者與郡之人士咸以公爲安乃屬民詢俗揆事申戒曰母死貨利毋昵淫祀毋肆詭辭維夏秋之交郡數火蝗飛比日大雨風公以民禱遂無以燬及害稼言者今公修覲禮弗可留鎮交走告語曰古諸侯之朝宗王所也以圖事而比功陳謨而協慮公茲秉珪對揚其無有嘉猷入告以蘇海隅之困

者乎則吾儕小人之賜也緊斯行矣然

聖天子赫然舉中興之至治 詔所司廉理最
者登之九列如公則遂將留佐明作其孰終惠
我乎或曰上不忘遠民蠲逋賜租養高年粟帛
欲厚生之且以明屬公矣將璽書增秩還公于
郡以需德化之成也乃從鄉之老餞公于郊有
爵而起曰允哉 天子之明乎其以公保是南
土也懿哉公之忠乎其載駟載駟夙夜無忘於

江漢也憲使半湖陳公屬某曰子執筆敘著公
所以得民者以告太宰毋辭

送郡守槐溪孫公入覲敘

浙東西之郡十有一而明最東於瀕海壤地之
廣賦稅之多未足以方他郡而明爲望故自昔
分符列戟之賢則必嘗更臺省素以才行章較
有聞者治成而擢往往列於藩臬卿輔其勲名
烜赫爲當世之所推仰蓋未可一二數也嘉靖

二十七年之夏吾郡以闕守聞時蜀槐溪孫公以刑部郎中奉璽書行視庶獄於南畿自大辟以下平反得請者百數十聲稱赫然動於法曹天官卿石塘聞公遂以公擬上曰比吾海濱之民荐罹寇攘戕割浸淫潰決將有胥溺之憂非公其孰能治之于是公至則度民之所疾苦會朝廷方建撫臣假以鈇鉞之威調兵於閩風帆浪舶交於海上賊未授首而民先已轉輸困憊

甚者株連蔓引窮鄉單弱之資活漁樵者要領不保而豪猾掉臂公行至交關宿胥盜公帑以易畚物射利趨死闌出無忌其怙勢而恣睢者則鴟張狼噬里閭騷然公喟曰夫政民之庇也威庶乎有以懲惡而惠然後可以及人管子有言憲令著明則蠻夷不敢犯禁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故水狎而溺焉火畏而烈弗從焉是故法令毀於官而姦宄作矣貨財行於

國而刑罰滋矣君子之所以導民正俗者毋亦明禮法以示勸懲乎乃申敕章程條舉滯務而躬爲之鈎較刺裁凡所張弛務當大體協人心明不盡察而宿蠹無所恣其欺嚴不病苛而羣狡無所容其謾向之侵牟以斃公依憑以凌衆者咸摧沮惴惴而孱良之子知有所恃以立也越明年政成人和頌聲流溢風雨以時歲且大熟公咨白當道所以寧輯海陬曰賈舶以貨餌

民出沒乘間患誠剥膚今一切欲倚閩兵彼其能背親黨爲我用乎宜即修軍政嚴哨守明禁必罰使毋邇利於死也久之舶稍引去于是民乃德公尤甚而公亦將循制率屬以入覲行矣郡之縉紳士相謂曰公奉宣 聖天子德威惠綏吾氓未究未淹恐一旦嘉樹茂績留公於朝其孰有能述吾儕小人之意揚公之休聞于天子庶幾垂意遐海以公終惠我乎乃謂某當

執役授之簡不能辭

送郡倅周橫峯太守鈞州敘

國家用士理宇內郡縣分任而考成以登陟其賢者敷宣 皇仁緝齊民俗式底致又康之治烈矣然績效卓爾章焯可指而副是者乃濶焉靡什一於千百之收何歟議者謂近格無限年無限資三途既闢甄才惟滯之虞故或期未及而遷且代以去矣期而弗遷徬徨怫鬱若擠于

穽政與民不相委也矧夫取聲譽者炫才猷乏真誠者任權數而寬猛之施卒無定用懷疑異奕則張闔移柄設情吐茹則抑昂右姦矜察聽裁則欺諛遺照違道希悅則隳法市名以卒濟其欲孚惠之入於人斯寡矣是故化理之要乂任其基也誠感其大也益之繇曰有孚惠心吾于橫峯周先生占之先生之始判吾郡與其僚同上者二人先生獨退然無樹聲威行治賦海

上均輸平量靡計羨餘而餉以足告移署縣縣
之民訟者懇惻諭之使自解去正躬廉濁吏墨
用洗未幾以憂還滁泊服闋人咸曰庶其終惠
我乎銓司聞復以判郡又更守倅之繼至者數
人先生居其間靡亢靡隨一誠自信而休澤之
溱漉於窮鄉下聚先後幾六年始有今鈞州之
擢蓋先所同上與繼至者皆不三數年或遷或
罷民亦遂釋之如遺惟先生冀其復來而終咨

不可挽也誠之動物又之足需誠如是哉
吾人見鹿崖胡子重民之情委言于某憶往行
部道鈞望嵩少之高潁流其郭土沃士甚
子江州也屬歲告饑載更重役以先生之
臨之其治誠易易者夫倅理之與專
易澤廣狹奚啻倍蓰然郡守責萃焉藩
其猶明乎顧虞 盛朝之將舉理行

警先生也鈞人之不能久于淹惠爾鹿厓子嘗
居臺論天下大計惜久任之議中格也某遂因
先生之行試商之

送郡倅栢莊林公致政還莆敘

士有以自信則進退得喪毀譽忻戚之交泊乎
一不撓其中是故加諸民而莫不悅求諸已而
莫不順故得喪毀譽惟其遇進退惟其時詘信
惟其道君子體道復信安遇順時而忻戚弗加

焉故效用而澤深乘時而功著洎其詘時委命
以完志之爲愜而靡愧心之爲疚余茲于吾大
夫栢莊林子徵之大夫之先刺徽郡也持法則
棘然不阿矣治賦則愔然不瘥矣潔已則嘖然
不頗矣頌言流于途薦剡交于朝考成覈信晉
貳寧波守事方其時郡太守遲菴王公以奏最
入朝而佐僚及五邑之令亦例覲莫一存者錢
穀訟牒登數清伍簿書勾校之事川委於庭而

凡大夫手導而刊之稽會剗決發潛摘
憲夫數月訟平斂縮民用胥說治聲日馳其年
冬徵之部使都憲陽信毛公侍御金華錢公又
以士夫之賢言于上鄣民懼且明陟也交曰
昔孰終惠我乎明年正月會吏部大計天下之
治而大夫自先任以疾報罷矣識者駭弗信曰
家幸受要廉郡諸使者舉而違之非著格宜不
然大夫聞之曰予志也臯也嘗以疾謝而未得

也今幸蒙國恩推錫家君子八壺之賜足以
俟老子朝夕扶杖而嬉乎夫君子不病已以寧
人不違親以希澤予其瘳哉戴子曰若大夫可
不謂自信之士矣乎信于民而不爲肆也詘于
時而不爲戚也是故其求諸心而弗疚也雖然
大夫則弗疚矣吾之民有幽憂深瘵之疾將孰
恃而瘳乎爲國者擇人而任之匪以病民求以
治之治之而違所悅鮮不病已詩曰惟君子命

媚於庶人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夫民之媚固天子之媚也爲國者而拂馬卒亦何媚哉於是王公與推刑職方馬公屬序言以導其行

送石渚馬侯倅廣州府敘

通州石渚馬侯始爲職方當天子嘉靖寓內之十年裁出僥倖筦制機宜考擇果劔柔輯夷荒本兵大臣用以自助既而以事例出爲吾郡推刑其詳慎法比若善師者之繩井乘兩也其

摧摘姦謾若善數者之參伍黍鎰也至之數月庭無留牘狴無茹情又明年甲午有擢判廣州之命郡之士有言于吾令君方洲趙子曰侯之勤我也與馭于郎署也人曰省臺之選也乃茲復有倅郡之陟何居夫榷榘百圍以楹匪杖工師者知之矣官物之方稱器而言受絛資而序進者非常調之宜方洲子曰古之用人者遠使之而觀其忠煩使之而觀其才是故器利

而盤錯嘗矣車攻而險阻致矣才敘而績用成矣君子之用世錢穀之猥刑爭之躪卒旅征誅之厲猶礪刃之發窾郤髓髀惟其割也且天下之事有不更涉而知者乎郡縣之理所以係民之休沴者錢穀刑爭則其大端也侯嘗試治刑于此也而民得其情矣以治賦於廣廣之民有不得其政者乎夫南海之饒雄奠諸粵財賦則殷訟訐成俗夷醜憑阻卒旅時藝故自昔以來

號爲劇郡 天子不以侯丐明而遷治於廣豈非以其廉慎才敏足以任之哉予聞之漢之盛將庸於卿輔必更試之民事蓋明于理本而政可舉也侯一再治郡知民之休由于刑賦之平審矣異時明陟乎鈞樞綱紀則所以贊揚盛化者將天下賴之獨嶺海哉明日方洲予以語某且曰以予之朝夕受政於大府也故知侯如此今行矣子盍爲我敘之某因著其說而敘曰侯

之政知治人矣方洲子之言知用人矣

送邑大夫侍御鹿厓胡公入覲敘

往者 天子以御史臺闕員徵治邑有顯聞博
大剛毅知體而潔修者使居糾察論諍之任沅
陵鹿厓胡公自吉水入爲福建道御史時

朝廷治久熙洽方更置宰輔嘉聽讜言赫然欲
有所爲公白簡惠文日立赤墀之下疏陳天下
大計緩急節縮之宜分別任事者忠佞臧否之

實畫可報下傳其章泐內予因得覽觀之然後
知公負奇蓄志蓋古之遺直也及從江藩行部
過樂安見其民獷悍若弗可馴也又過吉水視
其俗囂焚若弗可理也然皆頌公之政其懾強
猾不啻明神而懦弱之安猶慈母之勤嘔煦乃
又知公長厚明達蓋古之良吏也公居臺一年
竟以言事出爲少尹淮海間歲庚子乃遷治鄞
鄞固濱海窮壤民媮喜訐維時日本之貢舶蟻

至公疏滯淪冤簡微約已而裁其供億之浮濫者故民間然弗聞追呼里不知有役郡不知有夷予然後又知公之道不安于朝而吾人之獲淹於休澤也夫君子之道在朝廷則天下被其仁居郡縣則一方蒙其賜今天子嘉靖寓內且欲南向威正越裳之亂使公立殿陛與宰輔可否所以安攘之計衣繡馳傳巡行天下廉咨水旱貪墨民所疾苦者告于上而恤之將嘉惠宣

流於遐陬絕域之外吾邑雖欲專私安可得哉乃顧以江海之民輟其內臺侍從之賢以綏之上之治渥矣余惟古先哲王將欲登用賢碩委之大任則必滋試于民故漢以理行高第入爲九卿比年臺省之英均勞于外行復 賜環者屢矣况公 天子之所常寵異者乎今茲入覲清光賜璽書而褒最闕諫篋而思忠宣室之席且前都亭之輪載脂予固知 上采用公而道

將行於天下也少尹陳君聞之曰是足徵矣公
行遂屬使敘以致望云

送邑侯徐東溪敘

粵我 皇上撫運中興厲精化理用成嘉靖之
休嘗數 詔宰司考視成制擇進士可任治民
者叅布寓縣旣又擇其治行以最聞者疏請徵
入補給事中御史及部寺屬負惟其材之所宜
蓋至于今二十有七年而賢俊畢庸海內康阜

焯乎盛烈將黃虞亦靡讓焉甲辰之春永豐東
溪徐侯起家 廷對不數月而出令吾鄞時松
臯許公寔爲吏部公往以憲節行視浙東知鄞
故向章甬東之區在明越間號稱鉅邑非才敏
著聞者不宜居之而侯惇大慈明乃屬之惠綏
海鄉殆古大臣爲官擇人之意歟余適需次京
師因見侯語政通變執方詳于制理之要與鄉
人之在朝者交慶曰吾民茲有遭乎於是侯至

則講求利便審視緩急而興行之若鋸刃發礪而支節立解窮鄉遠谷湮鬱之情始得造庭而求暴矣會連歲旱饑老稚待哺與死亡待瘞者日盈於塗侯請盡發倉之儲粟帑之贖金以賑以粥又言於朝蠲租弛負殫力撫摩里無追呼民不重困今負耒盈野而耕者負販盈市而鬻者則皆鄉所起溝中之瘠也日本島夷泛海求貢侯白當道曰貢不俟期非制也此必有利互

市而導之者不徂之後何以制且吾疲民尚可勝供億之騷邪卻之比再至人然後服侯之明而戴其仁番舶頃市海上姦宄射利漸爲之根抵窟穴蠹蝥鼠盜遂忘畏忌朝議出大臣提兵制置部使者按行旁午以侯治素整暇屬之俘執訊讞之事侯謂民愚以貪死賄由失其防一日根連波濫仁者寧不隱乎故哀矜懲艾悉當其情未幾詔下吏部徵侯民驩呼奔走將述

德政鑿石樹之邑門侯辭不許余諭於衆曰
上知侯賢召還且擢寘臺諫臺諫得計言天下
事而利安之國家以德澤濡養羣生豐亨泰侈
法制日踈民不力本而內窮於財外又得爲僭
踰之事則衰孽必萌乎其間夫君子之制政猶
防之制水慮其濫滂納之軌法侯治吾邑已見
其端而遏其末流矣今天下所當深憂而亟圖
者寧無有大於此者乎異日有以裕民防海之

嘉謨告于 天子必侯也侯雖行豈遂忘爾民
哉諸掾史以余知侯固以文屬敘其善政之大
者以著民所以不忘之意

賀定海尹王君敘

浙以東郡邑距海者十數獨定海爲夷舶交市
之衝武臣提重兵宿境上參伍民屢民煮海課
鹽率什九又歲出租調于縣官故皆薄蓄僅給
而世將健卒多不奉法度至不可鋤治異時銓

司嘗選士令之耳目覩記若今天中丞桐城錢公方伯應城陳公之卓然可稱述者蓋不數人嘉靖八年金陵王君某嗣來爲令至則亟詢民所願欲與病者而罷舉之節縮用度疏剔侵牟民用大字日坐庭上習簿書面盡口裁若庖丁治牛犁然中胥老胥武夫束手折氣巡按御史濠梁陳君廉而異之下所司具禮幣示褒嘉焉民益驩然慶其得賢令君也羣走予請曰吾令

君之政也民之情也上信而下順可無紀乎予既謝不可則竊嘆君子之治易爲也其道蓋莫尚于得民昔之言治者必先守令令之位出監司牧守下而治亂之責與相埒是其去民甚近也得民甚易也近故其情通易故其化行積一邑而天下化行情通有不治者乎今之君子或以怒喜奔走百里之人洎臨簿書則瞽眩旁睨一二史胥顧得竊其法而與民市民譁遂訾爲

不可治情然乎哉若定海亦今之所訾也王君
治之不期月而政行于民信于監司孟子有言
獲乎上民可得而治矣夫獲上有道得乎民而
已矣得民有道達其情而已矣王君簡直洞易
數與予語益勸卹民隱而達其情者今

天子明作寓內嘗 詔銓司擇任守令數下寬
大之條以厚元元王君一時慈厚之政沾浹海
壖部使者行俟最成上之 朝寵旌超拜具有

明格他日將有借留而不可得者

贈司教陳君擢令旌德敘

泉南陳君教授寧波之六年講下士多去而取
甲第魁省解者吏部欲更代之民事乃擬

上以知宣之旌德縣或疑教授職文學與諸生
進退與俛禮殿下俎豆在序佩玉鏘然退坐講
堂陳經論說不煩課督而材秀日興摛辭吐葩
闖入秦漢道尊而事逸職簡而易居一日而委

之劇縣加之簿書勾較泉賦筭筆之事部使守
僚督責旁午符檄狼籍揣候色辭民吏厖囂與
法爲市而山谷孱愚至或不能以辭自達于庭
堠傳將迎煩言苛求氛至颺起職繁而任重功
殷而事勞吾見其難爲也予以爲君子之道由
自治而達于治人故政與教常出于一修教以
明之舉政而加焉其于治也幾矣夫天下之治
始于令以其屬乎民近也四境之豐約懸焉節

已而裕衆則情易孚因俗而務利則政易行簡
藝而平罰則人易靖自牧守以上及朝之百執
事得民之易者蓋莫令若也如艾民而自樹雖
天下弗可濟也而况邑乎故明乎化理而言治
則期會簿課之煩勞抑有司者之職焉陳君起
新昌學諭遷吾郡成教于二庠其講于政審矣
予嘗與之接論議雅而厚如黃鍾大呂間于朱
訟又聞語諸生以義利之辨甚悉知其仁且介

者也持是而于旌德其得民豈不易哉近制臺
諫闕員多取之縣令

明天子詔以三途用士陳君之流聲實于南甸
也將有治成之擢進而與乎天下之政吾知其
優爲之君告行有日郡之明公縉紳士會餞于
泮宮且以贈言屬予不辭而序其說如此

贈龍石李侯知興國縣敘

天子厲精吏化逾十年議者疏言今郡縣之選

未能仰稱 陛下嘉靖之意者由才賢未盡拔
擢宜詔所司詳考治行三途並庸科貢太學士
爲令佐績緒誠異其選署得視甲科

天子嘉是其言下之吏部著于令甲一時臣工
靡不砥濯自效而吏部亦因得擇其才且賢者
用之乃歲甲午吾鄞少尹寧國李侯擢知江西
興國縣前是爲少尹或代或罷更數十年莫有
遷者侯獨以政最當異格陟明之選豈不休哉

初侯自太學高第丞松滋再期而政舉荆之西境無弗治者巡撫大臣以其才任劇言于

朝以治吾鄞考成又矣而潔廉樂易猶始蒞也故頌之民則曰靜而不擾其惠我者歟稱之長則曰達而不肆其佐我以治者歟書之部使者則曰敏以飭其以職舉者歟典邦治者又以其才任令言于上以治興國則侯之所自樹可謂賢也已鄞之人莫能以已也乃予授簡使審

其所以思者侯聞之曰請以箴我夫齊州之人嘗適越者則入其鄉而夷阻弗迷侯更于佐令矣政之通否民之趨背有弗習知而審者乎夫令於民近而政專也然爲之而治者什一任徽纒箠奉以集事曰能好摘抉伺察以索情曰智尚紛更張弛以取聲曰賢庇胥史釋邪黷以斲理曰惠此四者民之所不與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侯之於理可謂平易矣是故二邑

之民希有不得其情者然而有弗專也今進而令其廢舉則專其近民滋易則政緒之成也將益著而休聞于上典邦治者又必以其才任倅牧也而明陟之矣詩不云乎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請爲侯頌之於是縉紳先生羣餞于西郊之許而予爲敘

送市舶劉汶村考成入

覲敘

之有市舶以待倭夷之貢也海中諸夷多道

閩廣而倭夷獨道浙舶明自永樂間專官置司以提舉之階下郡大夫一等所以宣

上德威柔來卉服而熙輯海宇其任可謂重矣厥後增遣中官蒞之因復叅預海防諸事銜

命怙勢供億輸誅吾明之民無所釋肩而倭夷又歲不時至或間十餘歲乃一至而提舉司之政張闔關戾不可得爲乃嘉靖初年倭夷之使先後至者相戕於境上自明及越若涉虛邑潰

流末焰濡燬于民 聖天子赫然震怒執夷使
戮叛人黜罰執事者慎擇主客之臣而安福汶
村劉君以才譖擢副舶事比歲議者嘗虞海夷
之復至也貳順之莫逆知也岌然若有朝夕之
憂君相咨厥寀泊郡大夫先事周防發機中括
民恃無恐乃九年庚寅 朝廷至簡中臺重臣
巡視海上其年又以言者召還中官
明哲之休不際載覆罔不幸俾矧倭夷之密瀕

海徼者固將延跂稽顙輸貢請朝之不暇矣而
奚足厯執事者之慮乎今年春會君將以考歲
上下大曹士大夫留之不可相與言曰劉君之
相核可以治兵也夫其被檄行視海防也建白
興釐劃然若得肯綮矣其樂易可以理民也夫
其備邑定海也疏剔煦孺秩然就厥緒矣故位
闕其才也若王之在山其光發於上也見之者
有弗取而器之乎今遠人慕化將奉琛歲來君

之行其曷恃哉東石戴子曰夫邇遠之標也內外之載也是故輯遠而邇安矣厚內而外附矣故知道者不敝民以事夷識體者不執方以應治倭夷之病民疥癬也中官之還腹心之疾除矣疾除而內厚而庸疥癬之憂君之爲市舶也民猶有所恃也其遂進而司牧焉則夫所以厚輯者尚有旣哉一舶事固不足以煩君於是行有日因敘言以備考成之獻

送驛宰汪朝元之采石敘

吾族甥汪朝元魁爲今湖廣僉憲汝成君之從姪正德丁丑需次京師時予亦成進士數來請問觀其執持謙飭而論議不苟予固重之今年夏銓司以爲驛令於采石將行鄉之仕於朝者以朝元我之自出也謂予當有言而朝元亦過別求所以教者惟朝元之寵被一命而司傳事于南也固宜敘以華之然安可以予之不文蕪

而累其行李哉朝元家世官族有敏才能自
其爲宣使藩司則已受知于方岳大僚矣持是
而爲之亦何有於采石且采石當大江之衝川
壩湖湘之會而建業之上流也蓋自昔以爲重
地而又多名人勝士之遺跡於留都爲近輔故
經綽使節之道于茲者水奔陸走雲涌川赴舟
相屬於涯蹄相交於途視他所爲獨繁馬繁則
命人勤而爲費廣今天下之弊在于費廣而驛

傳固其一也異端豪貴馳傳而周天下廣求博
取費益不足而民日就窮有司者且莫之乎恤
賦愈急而斂不休誠有如韓子之所云者夫天
下之財如水流寡則其蓄也深今靡財之流散
漫四出觀于驛傳盖有不勝其騷繹而莫之支
焉者矣源其有不窮乎然此非朝元之所得爲
也朝元往者將命四方於迂承節宣之道已罔
不悉之矣又其才敏其行謙謙者人情之所與

也敏者事之所以集也兼是二者將何施乎不可而足計其繁哉然予之所陳者則非朝元之所得爲也雖然縮羸補罅不決其流而聽之趨亦庶幾哉而况他日考成將進有民事之寄者乎故因其行聊相與言之

贈柴君季宗敘

余往與同年今四川左轄松洲柴公爲司寇屬僚當正德嘉靖間更化易俗之際見士習之所

趨國是之所尚道揆法守卓乎盛治之風烈因相與嘆曰天下之材需而養之也有漸成而用之也有道 國家百七十餘年以禮義養天下之士而以名實資格參而用之士有不自好者希矣故名實資格者用士之繩墨繩墨誠陳材否弗可蔽也今夫榱桷杞梓栝栢松檜之產於山也匠氏者視其材之所任而繩墨之寧有不中度者哉然木之材者率數百年困于風雨霜

雪之所摧剝巖岨澗壑之所藏阻而後干霄蔽日之質始成也樗櫟之倫托於近壤不十數年修柯合抱鬱然扶踈然其材弗可任也嘉其速成而擇其易取則榱桷杞梓栝栢松檜弗能先矣是故老成質厚者近於迂鈍潔廉狷介者涉於隘固剛毅諒直者類於悻訐而取舍於是乎或移夫取舍之極不明則名實之貿滋眩名實之消長之幾爲可畏也未幾松洲與余先後

出補外臺而松洲惇大明達總憲承藩赫然樹聲烈於時余獨以非才詆忤當世然後益知士不能自立者誠不適用丁酉之夏余自江藩入賀見松洲之從第季宗舉椽史于銓曹才敏不羣執禮甚遜窺其所負若穎囊發而隼秋厲也今年余再入都則季宗已從考功部積勞課最被恩命冠服之錫得例以邑丞注籍需次鄉人之在朝者咸賀之以文余屬余固喜季宗

之才足以自立而志有成也又憶嘗與松洲論
用士之名實欲無貿也今季宗事冢宰與考功
之大夫猶執繩墨而日立乎匠氏之側則掄擇
之方長養之術名實之辯知之宜亦審矣故舉
而質焉矧季宗之先石泉君豪邁坦洞以然諾
推於里閭季父碧沚君通判松江以廉靜稱於
吏民教誨濡染用成厥材殆榱桷杞梓之材靡
有不當匠氏之度者請假南歸靜斂其華而堅
爲季宗頌之

送鍾天祐之會昌敘

桂莊鍾君天祐與予伯兄太守公爲友壻少治
經邑庠間有聲嘗過予兄予時爲童子侍側聽
其議論英發抉摘傳記中幽粵若懸河東注疊
疊輒數千百言雖不甚解然心知其奇士也後

數年連不得志於有司乃從辟書爲司章藩侯
上吏部今年夏銓江西會昌守禦千戶所吏目
將行謂予曰吾曩時自分功名若可唾手豪氣
縱發徃徃視同輩不少讓所居有木樹幽閨之
勝木陰高翳清流傍縈因絕去人事肆力編簡
前樹數桂自號挂莊每撫樹歌曰桂子兮森森
舉高枝兮邠林桂香兮發發望廣寒兮秋月蓋
深有志乎是也然卒數奇坎坷不酬其心遂決

意棄去誦淮南招隱之篇而復爲貧驅以出今
將逐祿瀨上朝夕武弁間視曩日可復道邪子
吾戚也其能無一言乎則告之曰士固有遇不
遇夫以君子之才沉鬱屈抑至於今日似爲不
遇矣然苟有以爲之則亦可以自見而况掄材
者之必有所處邪我 國家分立衛所布處州
邑以治軍戎而爲之長者皆一時勞事之區與
其子孫又以文吏參其幕凡簿書政令之類寔

紀綱之承平既乂武將第取世胄多驕慢孱愚而一二賓幕且率以畀之耄軟者故軍政廢而不飭其甚則士有買月之價上多漁獵之名而糧賜且半入於豪帥矣邇者饒瀨稱警蔓延數歲未聞有能捍之者此豈無所致哉今銓司之祿君于此也蓋以君故儒者往佐其長庶幾能守法持正以振于玩廢之後糾其邪輔其所不逮則武弁之弊如前所稱者將或有瘳焉君尚

慎哉正已以承之振厲以作之優柔以漸之暇則尋林壑之勝賦詩嘯咏盡發其所蘊蓄使他日稱戎幕之良必曰鍾君則前日桂莊之學所因以自見者亦多矣而何嗟於不遇哉考成之後錫之民社用承乎寵靈之休者固有在也予少而知君不得以鄙陋辭遂僭爲之說且以致鄉人祖道之贈

贈諸孫鳴遠秀才冠帶序

始予弱冠時與族子鳴遠就秋試有司見其文
格奇古心畏下之然鳴遠年稍長以祖視予數
就予析疑抉隱亦遜若勅敵而相得驩甚壬申
之夏莆三渠陳公督行郡學遂取余二人及今
廣東方伯陸子石溪四川憲僉楊子後江太僕
少卿陳子思齋山東副憲陸子少石補郡縣學
諸生郡縣學故多材偉六人者氣方銳猶戰勝
之士無難摧鋒陷堅意先登賈勇功名可立致也

乃相務爲閔深博洽之辭以各樹奇崛追軼秦
漢蒐獵百家而鳴遠尤精瑩縝密自持體裁不
三數年余與石溪諸子皆得取解去獨鳴遠屢
北以歸而業益修氣益振余茲信其有以自得
也嘉靖丁酉會 天子加恩庠校詔士更數舉
弗與年且逾艾者給仕者冠服榮之於是學官
移郡以鳴遠應格或留之不可慨焉語余曰此
亦 上之所以錫士也吾安辭顧蓄而不售遭

時負志而卒修於家斯豈人力哉子曰夫士遇則大行不遇則蠖屈故由先民以來靡不希時而奮履要陟華進而弗已者無亦將以用世也是故其立經理物守道服官咸以樹勲潔名而稀病以違志之累今之士乃有不然者矣鋼折而鉛割鳳繫而鴟張吾見脂韋突梯之利於用也否則憂讒畏譏垢病交集任方者弗安其軌居恬者或投于寂瘁勞靡息而坎廩是虞數子

者蓋嘗遭之而余之愚則又顛隕窅石而莫之恤者豈若鳴遠之頌其詩書仁義之說修其孝悌忠信以風率鄉人飭其子弟祇勞力田享嘗歲時以祀其先臨流登臯鼓琴賦詩以自得其志者之爲樂哉子安矣祇服 天子休命歸與於長老教勉少者興義敦讓驅薄而還之厚士之道固如是何擇於遇不遇邪鳴遠怡然意滿曰然明日予使楮生論述其語歸之

送錢仲仁還鄉敘

中世之士狹耳目而樂故常見聞淺隘無以發其曠逸不羈之思蓋必有高迥之識而後能破削崖岸以達觀于天下歷都邑之宏麗涉山川之高深故得于外者足以壯其才神其思展舒其情性高風遠韻視受羈於塵鞅者不大相遠哉建平有隱君錢仲仁甫自少即能脫落外慕退然與寒梅野鶴自放于湖山而今且老矣

一旦思有所出曰吾安能事一室邪乃涉具區過錢塘弔子胥於浙江之上眺孤山訪逋仙之故迹上會稽泝若邪以尋禹穴遂抵四明視其姪司訓先生于郡校時先生以經術教導諸生砥益有方出其門者率首鄉薦魁大廷而君以別爰故來一視予始得識君蒼顏古貌儀觀甚偉與之語古今商世務若建瓴水而走坂丸也即其外以扣其中似有曠然不可羈者居不數

日輒辭去而司訓念君契濶欲圖聚樂於未涯
固留之君不可曰毋乃爲兒女子仁邪方是時
寒雲護野木落山空而君且浩然長往將跡奇
走勝以窺洞庭之波鼓柁吳江誦楓落之句釣
鱸於垂虹觀闔閭之所都以自奇而後歸焉則
其所以大其見聞者吾固不得而知然視夫
世之局局株守者君殆非所謂曠逸之士邪夫
人之處世恒苦于形役非形能役之也狹于耳

目則情有所徇而志不能伸酣沉於富貴澆
於塵坳方役役於所趨之不暇而欲條然寄傲
以取一朝之適其可得哉君生侈靡之地已能
遠引而今茲之行又得盡觀吳越之勝其去也
不可挽而止其亦委心任去留者邪遂相率別
之望京門外與之酒而爲之歌曰歲華冉冉大
江空何處飛帆送落鴻明月滿船歌棹去碧山
迎路暎寒楓

贈都綱直上人需次敘

上嘉靖寓內之十有二年既憲述昔王制禮秩祀卿士大同禎祥非符乃軫念斯民 詔有司考視常賦所儲發帑實邊且議所以佐處者戶部請令郡國察僧道高行得入資授官總治其徒而延慶寺僧法直以選爲寧波府僧綱司都綱上其名吏部都綱官九品爲郡屬僚與儒學教授陰陽正術醫止科倉使諸曹等視縣主簿

僅下一階縣主簿治民教授治文學士其責任之重異方術異教諸曹固不俟言然教授主簿倉使諸曹非科貢之英與資勞之吏則不可得一不稱任則黜罰加焉惟以術以異教者其職易稱而黜罰不虞亦可謂榮矣予嘗考

國朝制官疑學官不當與他流同列更事來見天下僧道士皆著編籍率口而庸計田而賦與民蓋不殊也乃竊嘆我 太祖高皇帝之神謨

制世異於儒生夫儒生言治類以佛老之誕誣其徒之游惰而欲驅斥芟滌歸于王教乃千餘年未有能一之者今使僧道士皆著籍而力田又因設官列屬以紀綱之故不易教而邪說不作不易民而王政可加也是故僧綱之總持厥教有師道焉理率徒類有長道焉綰綬而趨旅次而進奉期會於有司有吏責焉職是者其亦慎哉 上方隆道治嘗敕守臣論勉所部僧道

士歸復民伍授之田廬載於令甲近復從廷議慎擇其長治之而直以謹敏推上於大府受檄待次從其祖師住持洪琛謁余請教琛則余族子也吾聞君子之言也質而不誣類而有則故陳之可繹而聽之易知也乃原職守明德意以告之

贈達上人住持護聖寺敘

郡東去二舍許有寺曰護聖其創始遠有端緒

據湖山之奧擅土壤之腴釋之徒尸而食之且數百禩而近時惰瘡者乃稍破失其業嘉靖十有二年僧之司綱擇高行弘達者住持之領其衆若治其徵賦之事他日國子上舍聞子從敬言于予曰吾固知達之宜于茲舉也幸乞之一言且達之言曰民之無恒產也自王政衰莫或振之而吾之籍所有者豈獨古一夫之受哉又曰吾寺始于唐唐以世業口分賦民行數十年

即變而吾寺之籍雖數易世獨傳經制之不定而言治吾無取焉耳矣又曰民勤其身而給賦之不足也吏勤其事而征藝之不恒也吾無以其不足應其不恒則不居其勤而恒私其餘矣若是者何如東石子曰夫佛之道儒之攘也惟無攘之其孰張之顧其言有足發予者昔者先王之疆理宇內一夫之受莫或踰也四民之業莫或遷也故上有常教下有常事大道斯同民

志則定降而後世老佛更作歐陽氏所謂乘王
教之衰異端斯入民業用遷有天下者又復取
而歸之弗爲限制故阡陌之闢則古卿大夫采
地弗能過也給復之優嗣守之遠則封國弗能
如也 聖作教明制以大定今僧之所有加賦
且庸矣著之編籍列之徒胥其異民希矣故爲
之任持者治其徒以聽教于長治其徵賦以聽
令于有司教之勿斂有司之弗撓則道順而事

集若是者達之能足以任之夫安故而專業者
行之常也裁變而制經者道之至也一異趨求
折衷定斯世之極歸先王之道者知體之士也
子固不足以知因聞子而請益焉

戴中丞遺集卷之四



戴中丞遺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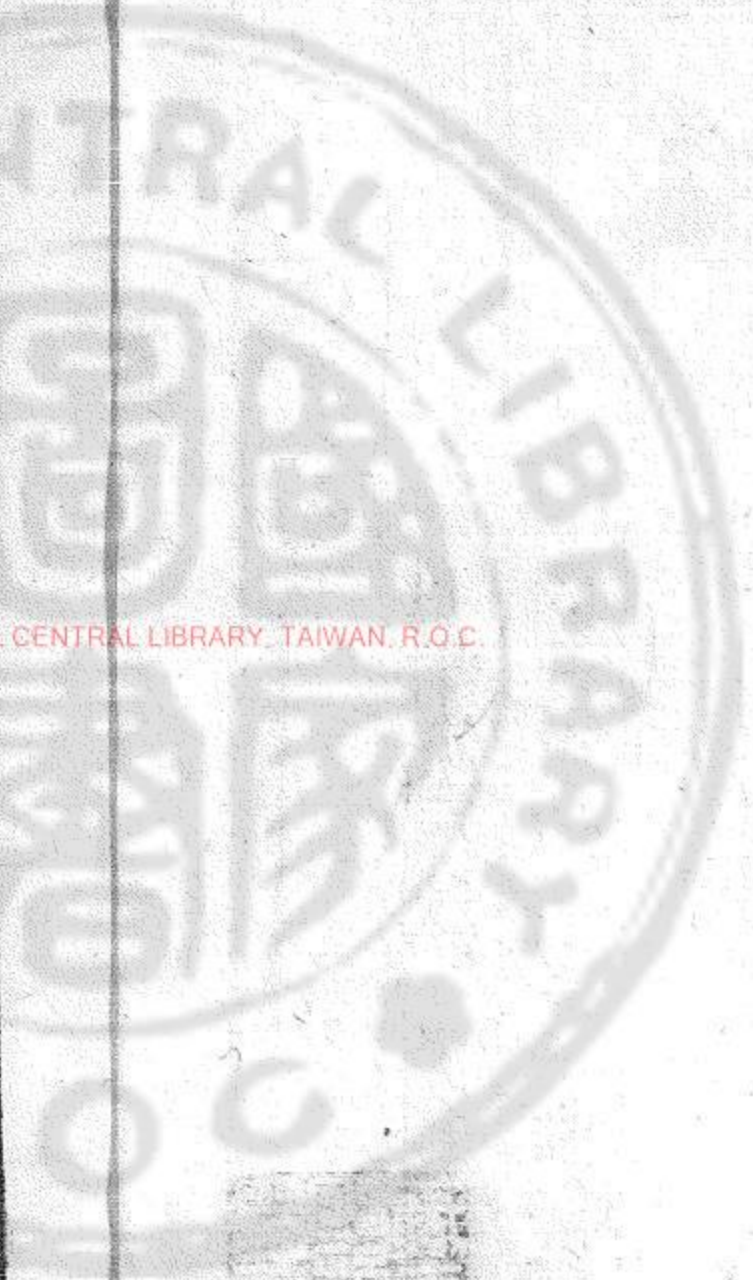
明 鄒東原 戴 賢時 甫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敘

壽憲副碧洲陸公八十敘

吾鄞有耆德之老曰碧洲陸公自閩臺憲使謝政之廿有八年為嘉靖丙申於是壽八十矣維時公之嗣君容之以江西方伯有歲會于大司



徒將自南都便道省公乃十有二月四日維公
壽辰方伯君樹祭節入里第金犀煜燁擁笏稱
觴爲萬年之祝維仲君選之亦以河南叅政開
府南陽走使者告寧于公二藩之僚與四方之
士聞而歆榮羨慕莫不欲操觚撰辭以希壽公
者諸賓佐乃合而委諸兩君之友戴某惟稱德
頌言世講之誼顧譎蕪不文不足揚敘盛美以
傳示海內其曷敢固讓某嘗辱侍公窺見其一

二大者如河岱之人日居其側知其高深廣鉅
而弗能詳也公於弘治間爲監察御史出按閩
魯皆董治試事興禮遴校于得人爲盛所論糾
歸於扶植善類而去其泰且甚者遂以璽書遷
副按察炎海之徼恃公爲防而即用志引謝其
所究曾未什二爲而不居挹而若虛如冲和之
氣鬱蓄盈盎將必發而章美富大以成歲功於
是二君者與其季提學憲副舉之並起甲科峙

列方岳標凝譽流昭融于時蓋論者謂公之遺
而以方之宋三陳氏漢萬石君未足多也公歸
然老孝與其夫人楊氏同德並老備福康寧方
伯昆仲輒歲以遷陟朝會乘傳綰符歸省侍爲
壽縉紳族黨交致慶祝則又省華萬石君之所
無者詩天保之三章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
四章曰其胤維何天被爾祿言君子之德樂于
人人故祝之欲其壽登也動于天天固錫之被

於胤祿也夫引之以祚胤之賢昭之以世祿之
美而又綴之以萬年之祉是故其壽爲可樂而
頌也若是者公實有之式纘丕承宣樹聲烈二
君之被祿日以光大而公岡陵之筭無疆未艾
其不佞無能爲役請重賦以爲公頌

壽梁東山七十敘

嘉靖癸巳八月友人梁子大用以其父東山君
之壽七十也請于錦衣戶侯東原王君爲作東

山圖而丐予序他日東原以告曰子知東山乎始其壯也志行四方則謝咄畢杖策趨好上會稽颿震澤遂亂三江以舉九華望岱宗于東郡歷衡巫于南紀數年而後息曰夫鶩遠者喪真多適者靡極混混沕沕潛深而抱一是謂道質故靜以明志晦以居身和以處衆厲以成訓志明而無羨訓成而有迷若是者可以處哉乃入郡東山並海上訪仙尉之休遯企葛翁之遐舉

丘壑之擅以棲以遲東臯之下于以耘耔不知老之將至者矣是故作東山所以章志也雖然其志可知也經學德義不忘訓子故大用氏能以博雅著于多士廩於學官推擇於有司能進而輒誦者數矣則語曰君子之學也以有植也且夫時至而不違物之紀也強學而不廢道之修也爾修其植而已故人知東山君之賢予曰然山川出雲以雨天下夫物則有然者東山之

真口才遺集卷五
四
隱德其能成其子乎梁子之善事其能樂其親
乎夫樂其親者不違其志東山之澤其有所流
乎效時而致用明信而樹美以光昭隱君之令
善而徵其義方將有在也梁子曰材也有以壽
吾親矣既予爲東山詩四章遺之

東山維谷爰有喬木泌彼流泉在澗之澳眷言
懷之乃如幽獨 陟彼東山有施者蘿或汕于
澗或耕于阿幽幽宴宴載其笑歌 東山之不

騫我濟其巔木食水飲有翩者仙于樂幽人則
萬斯年 東山出雲祁祁興雨洎爾西疇膏我
稷黍相彼流泉亦集于渚

壽俞士欽六十敘

長洲少尹俞君士欽既謝事之數年爲嘉靖庚
寅于是壽六十矣薦紳先生之居郡城者將以
言致之或曰茲盛治之佚也或曰茲恬豫之休
也衆曰何如曰盛王之世嘉厚士髦匪獨爵祿

任使之猥加焉而已卹其私而不盡其才使不樂乎位者皆得去歸其鄉佚愉而老于田里故靡勞悴之嘆也少尹君之樂有茲年者非

主上之賜哉故曰盛治之佚也士方盛時奔走功名之會智強而事舉氣盈而志決泊於老則泊乎衰矣壯故行焉老用休焉處恬見豫者是故無傾憊之虞也少尹君治長洲緩征均賦僅一考有成績矣而即決去之脩然爵祿之不以

弊其形隤然得喪之不以搖其精夫是之謂貴生故曰恬豫之休也衆曰然是烏可無紀乃以次授簡于東石戴子夫士逢時致身難矣幸而致於民上志行澤沛得謝歸者尤難歸而有丘壑可擅室廬阡陌可耕可居山珍海腴滄澗甘滑之物可以自給而又幸年未耄老與田翁野叟相過從指昔釣遊道說太平之盛則又益難也然古之君子如是者亦有矣當其時可稱述

後時可誦而仰者則匪繫位富壽者也德善行
乎鄉故一鄉尚之天下視乎鄉遠視乎近是故
君子居位則澤加于民退處則善加于鄉後生
小子就以考德寔夫畸人就以望賜爭者就以
質平有司之仕于其土者就以問政而訟疑故
人靡不欲其壽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
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言人樂乎君子者繫厥
德乎厥德孔茂則天胡有不俾壽乎少尹君之

德夫亦茂矣居治賦之位而佐科不先于民也
處乎鄉而貴盛不加諸人也教于家而二子者
之取倫魁而升太學也繁祉之委眉壽之申其
伊始未艾乎然則侯湛恩之貽增耆社之重者
事固有在後之人安知不遂稱而述也余無能
張之請申賦前所稱詩以為君壽

壽仲嫂徐孺人六十敘

嘉靖之十有八年己亥予仲嫂徐孺人壽六十

從子士光即繪史圖所爲祝者聞古西王母壽最無極嘗取蟠桃以食漢武帝外史記其言桃六千歲始一華實物之乂莫如焉世類取祝母爲宜乃圖爲巨軸跪予請曰光無以壽吾母者光失怙茲十年微母其孰恃而成乎月之十有六日實惟輓旦獻而代祝視諸詩人圃陵松栢之義也予曰光吾聞君子之壽其親有道夫具觴豆召賓客烹鮮胗肥珍膳畢陳徵樂張懸選

辭善頌者壽之文也娛意承顏婉媮候侍率爾婦子泊于舅第其滑滫瀡調適寒燠者壽之實也飭身砥行揚聲樹勲其訐謨足以垂世其休潤足以澤物紹於前修崇養鼎釜者壽之道也夫文所以用情也夫實所以致養也夫道所以成子也成子而後親可壽矣爾將奚擇焉光拜曰教矣然文之弗可已也奈何曰古之人致其忠愛于君父者則必祝之壽考故詩曰俾爾耆

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耆且艾矣不已而萬
斯年矣又不已而欲其受福無害斯用其情也
不已至乎是故情至者能致其道昔者予兄東
江君之植善也深厚純固若農夫之藝也是培
是溉根寔沃矣服勤于家而予父奉直公以爲
能子輯和于族而予伯氏太守君以爲能弟故
太守君與予諸弟日有四方之事而吾親怡焉
愉焉享堂構而安厥養者孺人之相有道也歲

時治祭祀佐吾母太宜人其豐潔中度其敬共
中禮太宜人孝敬慈明族婣之闔閭師焉而
孺人寔承之以爲能婦今太宜人年且大孝孺
人持婦禮益虔蓋庶幾乎崔山南祖母之事其
姑也予後之人可以式矣光也而以父之沃其
植也與宏也允也穠而寔之昌大之望其在茲
歟壽親之道其在茲歟光又拜曰願叔父之敘
言也吾母之德其永有彰乎光郡庠生宏允皆

幼業儒君子謂茲可以觀孺人之能母也

壽葉太孺人八十敘

昔仲尼刪詩爲教而二雅多頌祝壽考之辭嘗
三復諷咏知古之君子用情於其所尊若親者
欲天之弗祿永永綏之而又覲其貽之祚胤使
克永世厚之不亦至哉予外母葉太孺人今年
壽登八十十二月之廿有六日寔設帨之辰某
與族姻子姓躋堂爲壽而太孺人渥顏皤髮坐

堂之上維南有山巋然若相峙也乃舉爵拜而
言曰某聞昔之造有家邦者不獨其有遺籍也
則必有令妻壽母薦祐於內以引以翼成其後
人以亢厥宗若崔山南氏昌大之致自其二母
可信不誣太孺人克以柔道相我外舅東谷葉
公聿有顯聞於世而又教其子子修亦以才諧
向用於時階有祿仕矣然齋志申道所以貽厥
孫謀者惟太母耳天固錫之遐祉以永葉氏宗

枋之慶豈獨太孺人壽賀哉方子修之被恩命
綰綬捧檄而南竊喜其得致榮養於太孺人者
未涯也又意其負蓄宏偉際 明天子搜羅豪
俊之日將以勲名自樹無疑也乃今未及有所
表見而獨遺耿焉如綫之孤太孺人康裕無疆
撫之卒以有立則我東谷公無疆之緒亦繫以
弗墜矣且太孺人懿德實爲閩式而某知之特
評少待厥考顧公爲令長沙已知簡斥珠璣錦

綺之飾曰毋爲潔廉累也佐我東谷公從事郡
府歲時尊嫜滃瀧之奉畢致以娛其心曰毋使
爲內顧憂也其於先後肅雍白首靡有違言故
東谷公晚亦逾睦翕如也周恤羣從子姓至傾
橐困弗計或有背德而侮之者亦弗較也子修
有支出之弟曰慶太孺人慈而教之堂構畎澮
凡燕翼之貽罔弗均也即詩人所稱女士其淑
行之備寧有過之者哉夫有備德者必有備福

太孺人壽考維祺於萬斯年而子修內子史孺人孝養之勤無異唐之事長孫也况東谷公積慶之委吾知異時諸孫克繩祖武有不昌大如崔者乎某於子修兄弟也推子修之志有不及爲而貽諸後者敘而發之以致頌祝之意云

壽周太孺人八十敘

古者內教不踰閭言婦德之善曰厥無儀爾已然思齊柏舟孔子顧嘗刪而定之以詔後世蓋

亦以徵母教昭婦節也是故教也者士德之所基也節也者倫紀之所立也非是二者則君子胡述焉友人周伯淵氏偏事其母太孺人陳三十年餘矣嘉靖己丑壽登八十伯淵過予曰澆不能以祿養而幸吾母之有是壽祉也將以季冬末旬之七日悅辰一舉萬年之觴吾僕子言焉且母氏之善于實聞之庸詎我後之人尚有徵乎余按太孺人之節之行在法所得稱述而

蕪陋不文父之未有應也太孺人氏出後隆相履素處士備有內則處士既逝時伯淵甫弱冠諸仲瀾潞治纍纍尚幼也大孺人矢志殫慈撫而教之卒以有成且告伯淵曰而父仁人也當必有興者是在汝又曰爾之業于校也爾惟力于學毋躁于命故伯淵受教惟謹強學博聞日大以肆發爲文章雲涌川赴莫窮端倪舉于鄉者屢矣有司者莫能知焉伯淵恩祿之弗及

也則曰爾不聞尹氏之母乎吾安爾善養而已諸仲亦克承志服教雍雍愉愉庭無咈辭治生殖產家日用饒而太孺人服飾加朴孫曾誥誥以扶以侍母教婦節儀于宗媼夫節以成其貞也夫教以成其慈也惟貞惟慈內德備矣是故壽者德之徵也天之所甚靳也太孺人白首一節致茲耄耄之壽而伯淵彙第又克式自樹立丕厥先猷以彰母氏之功茲所謂樂其心不違

其志者康裕無疆之慶將未涯乎抑余聞君子
之事親盡其誠焉已無待乎其外也夫以祿爲
悅待乎其外者也修乎已而使親安之盡乎誠
者也伯淵之學修矣而用未究焉然其所以得
乎親者顧豈以三公易哉方今 聖人在上延
拔俊良以興孝治余是以知伯淵之必有遇也
太孺人之必食報也庸併書以俟

壽傳太孺人六十敘

傳子廷章卒業胥監升庸于天官既謁告還省
厥慈越明年己丑圉如之吉適太孺人鄭壽登
六袞乃與季廷中夔咨于伯子廷益曰母氏之
德至矣自吾先君澹菴之即世也吾兄弟悍焉
疚哉昉偕于童靡慈曷依靡教曷成矢貞殫劬
肆克底今日而力養焉而學仕焉以纘有傳宗
者繫母氏之德也惟德弗章莫昭罔極昭德以
辭樂親以壽蓋徵辭以致樂乎哉於是戚里之

大夫士聞之咸曰婦無所儀德莫若慈慈而能
義者內行之懿也始澹菴之艱於嗣也其春秋
尚強也爰請厥兄以猶子廷佐者後焉既太孺
人誕發厥祥諸彥疑疑卒子廷佐均慈析財顯
仕于朝分刺大州者太孺人之義也夫慈以
植其子者貞焉巴斯可稱也義以成其姪者卓
焉巴斯可儀也秉貞蹈儀推于鄉宗天其有弗
壽之以介福綏者乎諗予於廷章姻也宜紀之

以昭後服予乃言曰惟天陰隲下民達順否違
厥有恒徵故君子言人必推諸天恒也稱人必
稽諸類者慎也故吾觀于諸子之言可以知母
道之正矣觀于諸大夫之言可以知婦道之順
矣斯二者可以推天而徵壽矣今夫以慈敗子
者其心必伎其氣必盭媚恚褊嫉將必至于虧
同氣而私錙銖蓋嘗相因焉是人之所弗與也
天之所弗祐也澹菴君之子其姪也太孺人匪

不伎焉且克相焉肆及諸彥怡怡愉愉以言乎
婦則順以言乎母則正伎鑿不生厥福和平用
以永寧是謂天道之貞其壽之徵乎維伯仲氏
胥有仕階將委休承祉所以章德而食報者其
未量乎庸書以俟云

後齋遺稿敘

少尹日峯陳君刻其先叅伯公遺稿成以授某
讀之凡爲詩若干首蓋哀集散落幸得而僅存

者少尹之用志勤矣因識以公別號曰後齋遺
稿若曰示其後之人使嗣求而續刻之云爾後
齋公以進士起家爲水部爲秋官副郎爲僉憲
少叅於廣右貴陽敷歷中外臺省間所感遇皆
治朝盛美嘉祥之事所交游皆四方履華握樞
之英其所經涉又盡乎河岱嶺海幽遐廣大之
觀則其平居所敘著賡賦之什傳之縉紳刊之
琬琰者宜亦富矣今即世踰十年而家乘所存

乃爾固少尹之所爲亟謀於梓人也其嘗與公
同事西曹見他曹或終日據案書獄詞而公獨
雅意詩文即有詠述冲澹高古謝雕刻之畦徑
而渾然出其胷臆之奇一時學士大夫推焉如
是集所載雖其什一之餘然氣格之道正辭旨
之清夷機衡變化可以追踵當世作者驅馳而
上下窮力所至將未知夫底止也夫文章之興
與代隆隆操觚之士遭值熙洽相與肆騫乎詞

翰之場類能凌駕曹劉方軌李杜擯棄積俗紹
宗哲模蓋至於今茲而詩之盛幾與唐埒颯颯
乎人爲之體家爲之集矣就而求其溫醇典雅
丰容色澤如崆峒之超往躅而高邁者則亦寥
乎吝哉公之學寔溯承鄉先哲敬齋胡先生之
傳博而有要故其發乎詩文深而有則如此猶
九鼎之珍染指而味殊黃鍾大呂搏拊而音響
自別也顧方顯庸于時宣猷服采植風紀樹聲

烈以究厥施赫焉足以稱述而垂於不朽要有
大者存焉獨是詩哉少尹致思手澤資淑過庭
其佐吾邑慈良退遜不爲激厲之政滋久而民
安之象賢世德人固知公之慶且未艾云

三哀詩敘

武陵萊泉張侯以才譖擢倅寧波既至嘗攝守
視符匪亟于歛匪疾于威耄倪胥謹頌言於途
越明年庚寅侯以民之和也遣人還逆厥家于

武陵維時夫人尹以疾獨留乃命少室韓將幼
子與姪鎮以行而鎮則侯蚤以子育之者也其
春三月舟次洞庭不戒于風三人者皆壁委不
救侯悼之過時而哀郡之人亦聞而哀之曰侯
非以我故不至此然吾儕小人得聚而父子安
而室廬者是孰致之邪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國吾郡人
之所爲哀之也乎於是縉紳能言之士懼侯之

弗釋也則爲歌詩以道三人者之不幸而泄其
思彙既成編題曰三哀夫詩緣情者也哀樂緣
感者也人之情於死喪禍變豈獨其親戚哀之
塗之人亦有失聲而出涕者矣昔子建仲宣倡
爲七哀之作其言羈臣怨婦憫離蹈亂之情宛
乎其若遭之也慨乎其若欲太息而不能已也
矧侯之遭被禍變又恒情之所弗堪者乎則夫
諸君子之咨嗟悼惜固亦義之所不廢者然予

聞之死生者命乎逆順者適乎命之所值而適
遭之是故巖壻易簣一軌也彭聃殤子齊年也
虞后沅湘之從楚妃漸臺之侯屈子懷沙之謫
蓋哲人貞婦自昔固有不幸者則亦豈非命哉
君子委情而達變故俟命非以忘物也哀死非
以戚生也張侯靜學有養其於性命之故知之
審矣諸君子之作或推天以任物或究情以弔
往皆可謂達於死生之變者他日退食自公取

而諷之則所以慰沉寃而塞無益之悲者將不
有在於是與因敘而歸之

刻周易本義後敘

易視諸經在秦以上筮獨全至漢鄭康成王輔
嗣始取彖象諸傳分係於經遂有古今之異學
者承沿講讀之便千有餘年蓋不復知有古易
矣宋呂東萊氏乃考復之子朱子取焉以作本
義故本義古易也 國朝詔修大全兼以程朱

傳義則仍今易而占經試士者率因之是故雖
欲從孔氏舊文不可得已嘉靖丙申秋仲江藩
方伯華亭胡公泊四明陸公相與肆談及易欲
刻本義以惠多士而嘆古易之不可卒復也屬
某仍 賜本校正一過且取朱子所爲五贊附
筮儀付梓人刻之冬十一月工告訖工因記所
以刻之意與時月如此

中丞遺集卷之六

明州東石戴 賢時重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說議傳記

鄞水利敘說上

鄞自句章以東瀕海帶江原野夷衍畊民所病
水難蓄而善泄如誌記之所稱蓋已久矣然由
昔水政之修具可考也邑西南連山起四明水

之所出匯流注壑百五十里而始渟涵湍湔至
今之所謂它山堰者入於江迤而東且北環郡
城以走海潮汐激引下上故鄞之地東西契不
合分而爲鄉各七而水之所資亦殊而三曰西
鄉之田它山溉之東鄉之田錢湖溉之二水之
所不能及惟南鄉則江之流溉之它山始唐太
和間王令元偉者梁石兩山之間爲堰以截鉅
流激而注之河支絡村墟達于城郭疏爲漕渠

瀦爲陂湖昔人度其不決于江者大約旱則什
七澇則什三然積歲沙淤水道填窒浹月不雨
輒以旱病此水無所蓄而善泄之故也錢湖則
因諸山之麓隄而續其弗合環里八十納流七
十二爲堰七湖高于河決而下注凡得三河半
故其時鄞之東田弗侵于歲自唐歷宋湖則屢
澱乃令陸南金守李夷庚者益加開築荆公魏
王嗣而浚之其後又復買田市葑勤亦數矣然

宋人已稱湖水僅支一決今游葑之不治且三百年則湖之加塞可知也乃者甲午夏仲不雨至於六月湖遂先河而涸它山亦尼於沙港水入益微東西鄉之田盡病郡縣之大夫日夕蹠龍而雪論者謂令二水之利盡復則餘潤奚直又支半月東西鄉之田寧有不熟者乎夫君子憂民則爲之慮也遠故其爲利也博今欲鄞一恃而遠無他修二水之政而已

水利敘說中

夫二水之爲鄞利功簡而事要博取而慮微何也江水中注則二鄉皆並江而田然河高于江可以決泄而江故溪之委也恒亢流寡乃後滙汐漸至故往者於並江置碶累石扁木而閉縱之澇則分泄於江旱則納江於河如東之五鄉西之上下水風埒石碶乘時潮漲啓而入之則可以資佐二水是故天有愆時而地無遺利今

南鄉地高率于上流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爲
磳以捍拒涵汐如棟木磳是也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
弱能遽蓋古之君子智足先物故能取利博而
慮患微如此也歷世既久湮弛日加民固病之
而賢智之上乃或未能察識古人之意因循苟
簡垂數百年今逾月弗雨二水莫可仰注矣又
胡得不亟爲之慮也它山堰石世傳非王令者
水輒壞去考之宋時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

石以遏羨流矣物無久弗壞者或至泐精窳相
懸民愚率謂神力弗可加也今宜小石之麗趾
者益堰纘宋故緒仍窒其旁罅沙沁所以醜導
溪流入河廣度尋僅三數沙每乘漲淺隘易塞
宋人於其外置閘曰廻沙亦莫能禦予讀考工
記有曰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言導
水就下則湍駛自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今廣
浚且務徙沙毋置近壩今多置港旁又稍于堰

之上流爲防遏水以入庶幾什七之利民得而食也若錢湖之所恃惟蓄水淤久蓄微其利害不可不言而喻然議者輒難之有二一曰財力弗豫二曰舂運深阻夫宋人之役至出常平錢米萬計役七鄉之民與水軍之番上者勞費誠鉅其後則以田佐湖市葺今湖久不治侵水者非獨葺也故非浚之不可嘗見曾南豐廣德湖記稱其時張令名响熙寧初爲鄞令度七鄉之田計力賦財

擇民之爲人信服有智計者使督役不以屬吏

而民皆勸趨夫萬金

錢湖一名萬金

之視廣德東西湖

爾

廣德在鄞西政和間廢

今之民豈異於宋故欲浚之非

是道不可浚之而淤土之在湖中者分隅別積爲阜與旁之在山者俟水舟之畢盡乃已或欲如宋議爲堤于湖蘇文忠故嘗行之所謂西湖六堤者是也已乃行視諸礮繕弊興舊爲其局木醜泄有禁決納惟時如是而鄞東西二水之

利可以盡復然而莫爲者非地利殊而財智不
逮千古也責任弗專而苟簡之政多徇於小費
而可與慮始者希也

水利敘說下

夫天下之事智者創之仁者守之故君子因民
之利而不違也鄞西故有廣德湖廢而爲田錢
湖故有田佐浚棄而業民使昔人之休澤斬焉
弗泯于今然皆非可復已可復而利民者惟風

朔一磯風朔在北渡西南宋令虞大寧積石爲
之以却暴流而納淡潮者舒學士亶嘗記其事
今磯旁有廟疑即祀虞者俗訛朔爲伯誌誤從
木考之韻註壅江以漑曰朔如五鄉磯舊名廻
江先民命物之意可見也自行春即今石磯三十里
而近爲積瀆又數里而爲烏金即今上下水磯行春
居江下流滷汐之所易及烏金積瀆則處上游
非潮盛漲不可及也惟風朔截然中居去行春十五里

當三江之合

江水一出它山二出奉化至是始合流

而涵汐之自

行春逆上者又踰旬日乃至河少涸則壅江入潮視他碶爲要潦亦數十里之間易於分泄然則爲諸鄉之利焯焯可見而湮廢歲久莫有過而問者嘗見石碶尚頽陷故瀆中誠欲繕復度水沾洎者計田而賦趨者必衆孔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不違乎其利也抑鄞之所恃者二水二水之所恃者諸碶吳潛謂碶閘爲水

利命脉此猶善計財者必裁濫蠹也比有司歲

役民守碶所局木率責之守者往往雜藁土塗

塞引日至或竊啓盜決

近碶者利於捕魚蟹過舟故也

且並江

之隄踈劣易潰醜泄之不制甚矣變而通之以

盡利此其時乎夫先王之政匠人溝洫列於六

官達於天下後世則猶有令牧之良因水任川

以勤斯民如王陸諸公者流澤滲漉吾鄞未艾

今之君子懷負絕識而深究痛隱修二水之政

以永鄞人之賜者當有在也藹蕪之說不知所
裁惟明者察焉

具畫下項

它山堰

縣西南五十里石級三十六歲久罅漏
宜豫修治少增石級

沙港

在堰東稍北導溪水入河嘗苦沙壅歲役
各鄉民浚之多為督役者縱去所浚沙即
置港左右兩岸雨至復入港或宜專責坐
備人戶令別鄉代供他役之在畚者務徙
沙遠地或置堰下令水衝條入江

廻沙閘

在沙港口宋守陳塏置水漲閉閘令沙
不入港今守者怠廢宜董正之

烏金碶

沙港東十五里邑西南三十八里

積濟碶

烏金東三里

風棚碶

邑西南三十里北渡之西宋熙寧間令
虞大寧置今久湮廢宜修復以便泄納

行春碶

邑西南十五里

右四碶皆沙港水東北入城所從之道

也潦則泄水于江旱則納潮于河良獲

保豐碶

邑北三甲地視江最高水自行春抵城
折而北又西至石塘幾兩舍保豐居其
中宋守陳塏修復以泄潦謂歲豐可保
也故名

石塘磯

邑西三十里

右專以泄潦者亦可納潮

錢湖邑東三十五里四山廻合舊蓄水可放三
河半今淤葑侵塞宜亟浚治湖中築堤其
說始於宋守胡榘劄議云欲聚淤葑築爲
一堤始度自月波寺橫絕二靈山延袤八
百餘丈今將自邵家山築至楊家山纔三
四百丈功力裁省可以舉行當時尚書省

蓋已畫可不知何以竟格也今舟經湖中
往往有觸風顛溺者誠如錢塘西湖橫築
一堤于中不獨可以區畫淤土而行舟者
亦有所賴其爲民利亦大矣或謂浚湖工
費勞鉅不若增築湖堤堤益高則水益蓄
而深其說似矣不知堤高則易以潰壞且
旁湖民居歲虞沉灌勢必盜決其害不可
一二數也夫君子之爲政必有繼也誠有

今日益堤以儲矣不數年湖且復澱將復益之乎浚湖之舉宋人蓋屢行之今歷百年而不能浚者非湖之罪也

錢堰

梅湖堰

栗木堰

平水堰

莫枝堰

大堰

高秋堰

右皆即湖堤爲之以節水過舟旁置閘決湖入河以溉東七鄉之田

五鄉礮

邑東三十五里東西二礮舊名迴江東湖之水自此入江由小浹港入海迂迴六十五里滷汐不能遠入以納淡潮良便

雲龍礮

邑東南三十五里

蕭阜礮

邑東南十五里

貝則礮

邑東南三十里

樟木礮

邑南三十五里

右諸礮皆所以便泄納者歷歲既久或多壞漏局木板木例責之守者率脆薄甚以藁土填塞苟且引口俟代而旁礮之民率于水衝激處篝捕魚蟹利于恒決近年又或以小舟潛入畚物故醜泄不制稍旱輒病戕此之由宜相度修治官制礮木如今建河閘板務令堅厚編刻字號制其啓閉之節河少涸則納潮水盛溢則縱之凡守

視不謹若盜決及啓者皆有禁則水庶乎得爲農田之利矣

北渡江

江水一出奉化一出它山至北渡南始合流又自方橋分入浦瀆縈迴三十等

都其下流自棟木礮入二十九等都隨潮汐進退以既南鄉之田

棟木礮

邑南二十五里以泄南鄉之水又捍拒滷汐使從方橋迂折以入爲南鄉喉舌導送之要切者

按鄞西別有林村大雷東有小白東吳橫溪諸澗水然皆僅足以資一隅非諸鄉所

利也故不備載云

海防議

壬辰歲爲郡縣守宰作

昨承以海寇事宜猥加咨度顧自多病棄斥以來過從寡鮮知識荒陋不足以仰塞謙虛之盛竊伏循念愧怍可言然蕪蕪之慮明者之所欲急聞不敢終自鄙外聊陳其愚焉惟執事裁之吾郡東濱巨海自漢以來寇盜屢發近歲乃有一種漳船竊市海外番貨如胡椒蘇木名香瑋

瑁之屬潛入島徼而僥倖射利者私其什百之贏爲之根抵橐穴其始則猶虞觸法網畏縮掩覆俟其來而爲之市而今則湍趨川潰公行効尤闌出外境而導之入矣夫居奇貨以取厚殖者數人之利也延大盜以窺堂奧者一郡之虞也故君子睹微而知著衆人悅近而忽遠今以言其事則亦著矣以言其害則亦近矣何者漳船之入吾海徼纔十五六年而止耳稠載而來

固未嘗垂橐而返海上劫奪至及漁樵辛卯之
秋入我青嶼掠我子女高檣大舶輕肆我邊圉
蔑視我官軍列城之將防哨之兵不敢向風而
誰何此其賞貨而私市則然矣假令包藏禍心
弄兵竊發于鯨波之上則不知將又何如也議
者或曰不如遂通之胡椒蘇木之屬民之所資
也我得其資彼獲其售至而如歸可以弭禍噫
嘻是不獨忽於禍變之虞亦且戾於 國家之

法矣我國家宅有四海而譯貢琛者不絕于道
然制御之方科條之設甚明且肅也故市舶之
設以待番夷之舶來貢者許之互市有無故中
國之資多取之四夷如西北之馬東南之胡椒
蘇木之屬是也皆有官司提舉其事而分屬諸
番如廣東則占城交趾諸番夷福建則大小琉
球而吾郡則日本也今使應入閩廣之夷而改
入吾郡已不可矣况使中國之民挾戎器駕巨

船決海防私出外境市奇貨以圖厚利哉又况使吾郡之民爲之根抵橐穴延盜入室啓之途而借之便哉夫中國之民出外境市禁物擅駕海舟皆律例之所深治者而尚冒爲之若遂決其隄防而聽其所爲則異日之禍可噬臍乎故曰私以番物市于吾境者宜一切禁之便若夫禁之則有道矣彼以巨舶出沒海上而欲以一二不教之兵世胄之子撲之此無異使童子搏

虎也凡去禍必自其本誅惡必先其黨與除惡者必傾其所匿害宜求其所謂根抵橐穴者鋤而窒之則番物將無所爲而來矣故禁之則有四利嚴固海防一也無啓盜途二也不以利死民三也善奉成法四也吾海上之虞庶其可少息乎又海上諸城防守之策鹵莽玩愒無可言者獨有各巡司之兵尚須有所更張耳蓋巡司弓兵大率取于鄞之徭役而巡司則居定海隔

越滄溟往年類爲鄞城無賴包當一人至兼數
役賄市官吏固未嘗出城也今宜令定海之民
居海外近諸司者盡以充之而他役之應征銀
與隸府省者以鄞代焉則雖不足以禦侮而官
吏與兵庶可責其分地以守矣區區淺昧之見
無足以備採擇之萬一而就正之私有不自知
其不可者惟炤亮之幸甚

先考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

員外郎連城縣儒學教諭茂軒戴公行

實錄

直公諱櫝字育之系出宋戴公源緒遠
晉詳入漢有大小戴以言禮爲世儒宗晉之東
隱士安道居剡溪厥後散處浙中戴之南塘
詩多代有聞人宋嘉泰間石屏先生式之以詩
爲海內有集若干卷見稱於真西山樓攻媿諸
公心屏之從子諱陽者始遷鄞卜居樵源鄉高

真日之通身者不
岡戴氏會宋社既屋不欲仕元率子姓
耕讀歷五世至公高祖敬六府君以貲雄
鄉務賑施不責其償人推長者公會祖怡稼
諱昇承府君志每雨雪登樓四顧或炊煙
者即遺之粟作祠堂歲時聚族奠享用朱
禮曾祖妣杜氏林村世族祖考諱鍾贈承德
昌府通判 國初江南富人率編真尺伍
士適長區梳遂父子戍邊處士得雲南而承

德公徙大寧之營州祖妣贈安人袁氏元學士
清容公楠之裔紀綱門戶不從之大寧考諱浩
陝西鞏昌府知府致仕進階亞中大夫妣張氏
行春碭望族贈安人繼劉氏臨清衛千戶梅園
公季女封安人而公劉出也亞中自東昌通判
擢守雷州遭喪改永州再改鞏昌潔廉志利四
郡民德之不忘皆祠于學宮載之郡乘公幼穎
敏讀書窮極理要未冠游郡庠即能以文屈其

先輩督學憲使大器之然數奇試輒不利嘗一
再選於主司矣中格於監試者公聞笑曰此豈
非有物制之邪益與門弟子誦說講解不輟一
時易學最稱淵邃爲文章函蓄污泓不以辭勝
學者傳以爲式時亞中久謝郡清白之遺自先
世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年復值鬱攸僅存一樓
容膝公即郡城市宅數楹迎二親以養務娛悅
之旦夕省候色辭怡婉每出入扶持江右暑雨

弗辭歲時資束修營致滄瀆亞中安之至上壽
以沒公茹慕終身語及輒泣下蓋天性懇至與
道符合如此劉安人之喪比葬費皆公任之不
以煩諸昆弟初亞中析產授諸子公得偶優於
庶兄者即舉以易之庶弟補府吏例有所輸公
爲之假貸且鬻已田代之償前後累數百金弟
藉是得官未嘗一言謝公公弗問也女兄子負
官錢若干文逮峻切公竭力助之獲免嘗念諸

甥家落經營周恤逾耄弗替亦可見公之篤於
友愛非矯強一時者然貲用故窘而仁慈惻怛
發於自然賑窮助乏雖䟽賤恒恐不盡醖葷服
帶凡足以濟其用者即甚愛弗靳也弘治甲子
始以貢上禮部廷試優等授福建興化府儒學
訓導莆陽素多士講下常數百人公和粹冲夷
就之者皆盎然春温而操行謹厚平居恂恂無
一言之失尤能隨材獎掖廉其貧者助之使專

竟學業士翕然歸心取高第登臚仕若少宰方
山林公大叅梅綠葉公輩更廿數年遇公鄉人
必問公起居正德丁卯提學武進杭公檄公攝
署仙遊學仙遊諸生尤敬服公曰吾師也明年
仙遊今病卒縣缺官監司議屬公署縣公䟽決
壅滯罷斥浮冗數月縣以無事里甲踵故習日
有常餽公曰吾以是煩民邪遂裁之民以訟詣
縣爲之諄諄曉析皆解去大司徒東園鄭公語

人曰戴先生之理行乃如是豈獨師模哉時閩南郡縣被賊剽掠有詔蠲稅而莆仙遊賊以有備不敢肆公白於當道曰民幸不大殘破顧縣新築城勞費亦鉅乞蠲其稅慰之當道允公言後莆以徵稅幾致騷動識者咸避公之先見也辛未吏部察公績遷連城教諭先是公長子鰲爲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例得封以公方居任不敢請公聞即疏陳棄職制封公

如鰲官階奉直大夫嘉靖改元覃恩宇內詔封而子遷者服色得如之鰲時爲知府遂加服金紫視四品云性素謙約歸莆即杜門不入公府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閭過從布衣徒步至大耋猶屏輿以一僮自隨郡守每鄉飲必虛賓席俟公然固以疾辭惟博羅張公省吾林公涂水寇公僅一致之後諸子登進士列於郎署外臺公愈抑抑畏歛即家居未嘗中席而

坐食無重味衣有華綺者輒藏之嘗誨鰲等曰
當視汝祖母肆於民上而私爲身圖庶其有以
報國恩也遇人恭遜惻歎雖少賤必與鈞禮尤
好稱人之善而諱匿其過恒舉鄉閭孝友者以
勵鰲等曰小子識之是天之所與也其後人有
弟昌者平一日家人被盜邏者廉得之公遑遽
縱遣且舉所盜衣被畀之慰諭曰吾知汝貧毋
恐也鄉人鬻田而增其直或以告公曰彼失其

業忍與之較錙銖乎每恕已量人非義之獲一
毫弗敢覬也自少至老無妄語無慢容中心澹
然寡於嗜欲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茂軒
藁若干卷茂軒公別號也期頤垂及而耳目聰
明步履輕捷從者反或後之隣人嘗弗戒於火
頃刻數百家無免者而公居獨完人以爲積善
之應公娶杜氏通渭縣儒學教諭封戶科左給
事中謨之女同德偕老別有傳述子男五鰲雲

南尋甸府知府鰲宣義郎鯨福建布政司左叅
議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鰲工部都水清吏司
主事鰲鰲皆先公卒女二長適郡庠生薛澄次
適諸榆孫男十有四无妄无咎俱國子生士元
无悔无尤士光士良士充士宏士完士允士文
士宥士章而光良充完文皆補郡縣學弟子員
孫女七長適都御史定齋王公子國子生伯葵
次適給事中董公濟之子庠生沂次適按察使

呂公克忠子庠生舜臣次適工部侍郎董山李
公孫國子學錄友軒之子庠生承憲次適監察
御史鯉湖王公子國子生元道次適兵部尚書
東沙張公子庠生邦仁次適山東道御史受堂
楊公子承龍曾孫男十八人星易昇旻景冕量
昱晏杲普曷鼉晨昭晉昆來曾孫女六人公生
於景泰二年壬申八月初三日癸亥卒於嘉靖
二十六年丁未五月二十九日巳卯享年九十

有六先是一月黜自山西總憲遷廣右藩使便道省公喜曰獨汝兄滯閩未歸耳再踰旬公以劉安人忌祭匍匐拜起且有感傷明日頗不懌迎醫候公笑謝之夜半顧視黜曰汝盍休矣晦日之晡予其逝乎至期盥櫛索冠向明叩首若辭謝狀遂正衾就枕已奄然號慟無所及矣嗚呼痛哉諸孤以明年戊申十二月一日壬寅奉公葬於柘源鄉送嘉橋之原西去祖塋數百武

即公所自營者伏惟先公淳德篤行學有本源鄉之鉅公宿儒皆尊之若師表然而不獲試用於時章見其所負蓄諸孤又皆猥庸不能少有顯揚圖所以不朽者含哀忍死竊計南野歐太史先生執筆紀載海內士大夫功行宜從而請焉庶其闡發公之潛德以光昭無窮豈惟諸孤之幸將九泉之望抑有在也伏覲哀憐而惠允之至懇至懇

先妣太宜人家傳

先妣太宜人既沒之明年諸孤鰲鯨鯨鯨謀所以葬者相向哭曰吾母氏寔有懿德而行不踰閼非得當世立言君子爲之狀若銘何以昭示我後人永永無忘也乃命鰲哀敘可紀者將丐哀於大人先生惟先正程子嘗傳其母侯太君學者至今讀之而信其無溢美者以程子之賢足以重其母也鰲誠不肖無能顯揚然父母之善

泯焉不獲章聞於世與加之誣詞徒取訕笑於人者均之不仁不孝君子將加戮焉其敢忽哉謹按太宜人姓杜氏世爲鄞望族相傳宋宰相初公衍之後南渡時避兵徙于句章今管江林村二族最蕃然譜亡莫可考訂而外祖給事公之先又徙郡城至諱某者於太宜人爲曾大父諱某者爲大父皆有隱德慕宋清之爲人居藥以濟鄉閭考諱謨博學有文永樂某年與淳安

商文恪公發解浙江會試中乙榜授鹽城縣儒學教諭未幾改陝西通渭縣學妣張氏生太宜人給事公自通渭謁府先祖亞中公時守鞏昌延入賓次見先考奉直公方幼抱彗侍側奇之遂以太宜人許字焉教諭比秩滿會次子嵩以戶科左給事中推恩封之如其官云太宜人仁孝之性得於天成絰組之工不煩姆教未齒會外王母病疝即每夕虔素禱于北辰祈以身代

祖母劉恭人素莊重動有矩則太宜人承之敬順每進見辭婉色怡而內行閑備未嘗有貴宦華靡之習劉恭人喜謂先祖曰是興吾門奉直公弱冠即以文名後進率從之講授太宜人相之食貧志學使不以有無累心每夕就燈下補綴縫紉至於夜分出奩具買田茅山以資卒歲茅山瘠鄉也命次子鰲督耕甚劬時尚稚曰吾勞汝所以成汝也亞中晚值回祿迎入城極力

營致甘滑以安其心侍劉恭人未嘗訾笑劉沒
十數年常所坐處猶避之弗居歲時享祀必泫
然以思飯羹非手治匙箸非手滌弗敢進也先
公爲庶弟假貸鬻茅山田代之償又以太宜人
釵釧之屬沒入債家終身不一出愠言公女兒
適鮑氏者喪其居迎歸避正堂處之曰先姑氏
情之所鍾也吾敢忘乎儿先公之以孝友稱於
一鄉者吾母寔有助焉姻族戚踈恩禮周洽或

以不足告輒傾橐賑之不幸而死不能斂者則
命鰲等治其後事而恤其孤遺僮孺指使或有
過失徐徐諭曉而呵讓弗加至訓敕孤等必嚴
少縱白先公朴責之曰安可使其無畏邪鰲令
興化迎養太宜人治所誨之曰汝出政而民汝
安則吾食汝之祿亦安矣先公爲校官于闕鰲
時爲留都刑部員外郎會 詔得封而先公例
以方任不可請乃先封太宜人如制乘間請曰

老而休人之情也况有子乎先公遂䟽請就封以歸悉委家事不問惟率子婦修治蘋藻整齊內則肅如穆如化形閭閻性喜儉潔常服布素間數日輒一洗濯諸孤時節所上衣履視華好者藏之篋笥晨興坐一室躬自灑掃緝麻枲諸子婦以少安固請曰人無所事何以終日鯨鱉相繼自外臺歸省孜孜戒敕毋濫刑罰族諸毋李嫠而貧喪其二子且老矣指謂鰥等曰茲所

謂之死靡他者乃使其沒世泯焉可乎因白其事于縣請旌如令又使鰥節縮棹楔之費備其月制而日修者近遠聞者咸頌太宜人之賢而慶李之得所遭如此嘉靖己亥冬鰥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得疾不起太宜人傷之曰吾不意老哭少子也又明年辛丑鰥待次家居太宜人屢促之夏五月入都而太宜人以蒲黍節會食甚適遶於中庭久之逮晚侍者以不懌告鰥即

延醫診視麾之數日嘔且不已藥罔奏功十七
日日且晏命吾妹取水濯手足已即長逝嗚呼
痛哉時鯨僉憲湖南鯨以七月朔被檄南歸越
廿日抵東平驛舍聞訃疾馳八月十有七日乃
得伏哭柩前竊惟鯨以干祿遠離吾母不克躬
奉大事即殞絕矣以贖罪音容杳矣及泉可得
見乎嗚呼痛哉太宜人人生於景泰四年癸酉十
一月初七日己未卒於嘉靖二十年辛丑五月

十七日壬寅享年八十有九諸孤以明年十二
月十五日庚寅奉太宜人葬於桃源鄉送嘉橋
之原鰲等兄弟賴太宜人以鞠以教勞悴莫能
殫言幸茲粗有成立而祿不逮養今一杯之土
宿草仍矣然懿德弗彰深用悲悼敢撮其大凡
著之于右伏惟南野歐太史先生哀其志貫其
罪以爲諸孤不朽之圖感荷大德丘山豈足喻
哉他具于先公事實錄不敢贅

深省軒記

吾族子有爲沙門師於南湖之延慶寺者其名曰洪琛嘗於所居之左治軒入定疏明幽閨前邇鍾樓全君本仁爲取少陵之句題之曰深省者而請予記則告之曰琛而之所謂省者固吾之所莫能省也而何以爲爾記之邪爾之道使其心寂如槁木然吾爲爾記之而爾又從而省之不幾于矣爾之道也雖然凡物不有所省則

習膠而機窒其得于外也必淺庖丁之解牛躡躅而四顧輪扁之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其爲技且然而况于求道者乎昔少陵遭時弗靖奔走蜀峽間備嘗巖險艱難及宿招提而聞鍾之際發夫深省蓋曠達之高致也佛氏之教其徒黜棄形骸遺外世故冥然兀坐窮日夜以省固不待聞鍾而後發其道本于慧覺而以明心見性爲宗大要歸之於荒忽晃漾之中使人

不可致詰夫求道於荒忽空寂是濛之中而欲
慧且覺其可以弗之省邪省而不深是其智且
出庖扁下而何以幾于道爾亦見夫治奕者乎
夫治奕者取其子而布置之退而諦觀之而成
敗之勢遂定矣天下之理未有不省而得者堯
舜之治天下孔孟之治道亦嘗用其省也其言
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放其心而不求舍
其路而弗由寧不可惕而深省邪琛雖爲釋氏

然樂遊于士君子聞詩書仁義之說輒能省其
義從吾言而深省之以爲何如哉嘗住持禪寂
能振問師竹菴之宗旨竹菴通儒術能文章永
樂間被召纂修內典則琛乃六世孫也其師
爲廉上人廉於予爲族兄吾族自宋時以衣冠
聞鄉里莫有爲釋氏者爲釋氏自廉始而琛繼
之皆以法行翹於叢林人謂其無系於世德固
於其請因示以吾黨之所省者他日子過深省

戴中丞遺集卷之六

三十一

軒而問之

戴中丞遺集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戴中丞遺集卷之七

明



戴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祭文

祈雨文

聖朝子養萬民牧之以守令又俾神司其山川
城隍幽明共治吏奉制歲時率其民薦奠牲醴
惟謹冀神之有以惠貺我也乃者中夏不雨暑



日焯然苗之秀者就槁而田之高者龜拆矣民則籲神曰吾何以望歲某謂神宜有以應之也某待罪治兵斯土苟歲之不登民不能輸賦以食將士 朝廷且有南顧之憂某與神皆不可謂無瘵曠之罪也用是齋沐牽牲執爵詣祠下謁告于神之聰明思 天子所以使民事神之意其亟雨以慰我吏民也

謝雨文

國依惟民民依惟神昨者某以旱告而神惠之雨四郊之民皆得治其穡事出賦稅以食國之將士供粢盛酒醴以答神貺神有常享民有常主而某與郡縣之吏皆得免於罪矣謹以牲醴祇薦謝忱惟神其鑒之

祈雨文

頃自八月至於今五旬不雨江流日微湍石奔撞鉞鏗巉露舟航上下摧觸淪敗猺賊乘時竊

出跳梁灘瀨寇暴商旅故吾執事者泊于兵民
以爲憂奔走來告其非才奉 朝命治兵斯土
竊愧不能振耀 皇武以俘馘夷首奠安黎庶
是用怨恫時作陰陽愆和九秋亢旱川澤將竭
然惟吾民之所依怙者惟爾有神筮司山川城
隍受命 上帝臨鑒斯土其責重與某同也則
爾神之憂宜不能與某異且吾文武吏士之憂
尤有大者今侍御公赫將 天子明命東巡昭

梧式流澄清之化于我西粵非得霑雨三日則
是衣帶之水不足以容其擊楫汎颺矣用敢齋
潔率我有司將士虔禱于神神鑒其忱而貺之
以清泚濺流使涵浸乎昭江之滸吾吏民得贊
其憂罪亦將荷神之休於無斃

誕山二仙祠祈雨文

予考郡誌載神之奇蹟謂自宋來未嘗有以旱
告而不得雨者豈固坤順承天能沛靈澤而化

光邪抑慈惠之性不忍夫人之困悴疾呼而應之邪乃者秋冬之交六旬不雨江流日微灘高石鬪商旅兵民咸以爲病其大者今侍御馮公將按巡茲土敷宣天子德惠吾吏人恐弗獲奉澄清之化爲罪惴惴然疾首相告神豈未之聞乎予意未有以告神爾或謂非穡事之時告且不雨夫齊堂之風東海之旱彼匹婦猶能若是矧神遊造化者邪故用遣官敬告神將聽之

能如疇曩之沛靈澤乎能俾江波混混以湛浸乎予請率吏民樹祠修祀彰神之休于有永不然是誌所稱誣矣其廢沒于草蔓固宜謹告

祭土地文

維昔先王制禮凡居於是土者生息所資必報其德以爲祭祀故有國則祖社並建大夫則祭五祀庶人則祭里社皆厥土之神也某以茲歲之吉卜居於此承楊氏之舊惟是棟宇棲息蕃

育子孫於萬斯年者惟爾土神是賴而昭事之
禮不虔不中大懼爲神之戾某以官爲大夫得
祭五祀古之中霤即土神也竊取祖社之意用
設神主於祖祠之右惟爾土神正直爲德安義
妥靈以相其永奠厥居日昌日熾永永無極惟
爾神之休

祭祖考默菴公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十二月乙丑朔越

五日己巳嗣孫鱉以廣西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道過永州謹用潔牲清醴即名宦祠昭告
于我祖考永州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府君之
神曰於穆我祖昔守是邦惠流于民如彼湘江
載之郡乘媿古名賢春秋俎豆于今百年鱉寔
弗類繆仍持憲道出棠陰當茲歲晏割牲酌酒
拜奠于祠瞻趨感愴世異聲垂

茂軒公奠仲子文

代作

嗚呼汝胡為而至此邪吾與汝母恃汝之賢而
竟舍我先邪昊天不仁何酷罰我是用汝之文以
割毒我嗚呼我尚何言憶汝少時予家貧汝遭
艱致蠱汝寔承之孜孜矻矻以成汝之學
惟汝能汝兄弟亦既顯有榮名予亦暗異志走
四方役於王事無內顧憂惟是問田於汝
父兄歸而可居以適可耕以食者惟汝
既微私累獨并使汝竭思以搖爾精且力

爾形嗚呼汝竟以是殞其生邪然汝年逾五十
齒髮堅黑一二年來雖苦瘡痍而神完貌充吾
謂汝壯可恃也汝之子長者可俟其成幼者可
需其長也孰謂汝一不强食遽至此邪非天奪
汝曷為而然嗚呼吾尚忍言哉自今以後當使
汝兄弟以長以教汝子如汝之存汝其無憾日
月不留奄及首七酒殽在前汝尚能飲食否嗚
呼哀哉嗚呼痛哉

韓忠獻公集卷之六
茂軒公奠季子主事文代作

汝生爲少子長有俊姿在於父母最所奇愛往
汝諸兄皆宦王官吾年日老惟汝在傍朝斯夕
斯克致百順吾將恃汝以安老也汝能自樹顯
取科第遂爲卿士治水于徐式荷寵休褒及
汝婦吾謂汝才可以遠致惟徐之險聞自古昔
汝事䟽鑿去險即夷國漕以利人不病勞吾謂
汝庶不曠官以貽吾戚也今茲之秋糞及瓜代

汝來告吾南還有時吾寔數日以俟汝面也於
乎孰意天奪吾恃而使汝壯殞客途也又孰意
汝之才之志而不克遠致也於乎乃今則貽吾
戚矣乃今汝不吾面矣摧裂肝腸吾復何言汝
去秋書來云有痰火吾謂汝近肥居四衝九道
勞於酬施此亦其常孰意將竟以此殞其生乎
於乎汝病吾不汝視汝歛吾不汝憑吾之悼汝
何其有極然人孰不死汝死于官是謂顯揚子

真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臣之道皆可無憾今汝喪車幸返于室汝尚妥
靈歆此奠觴

祭少山八弟主事文

嗚呼吾弟而止斯邪甲午之冬吾與弟別舉盃
相屬謂成進士歸以爲親榮也洎官于徐又以
書告我曰明年且代代而南可以爲壽以娛大
老嗚呼豈知吾弟乃不待而遽爾長逝邪長志
短道昔人所悲今乃不幸於吾弟悲之弟往十

年而始得甲科水部分司僅及兩朞生平蘊蓄
所見者百一爾譽方起而即以不祿天奚剝喪
如是亟也吾兄弟幸不墜父母之教叨綴科名
相繼郎署人以爲盛豈明神者媚忌盛美而陰
爲之伎傷邪將宗枋寡佑而不可居也嗚呼吾
諸兄皆骯髒於世惟弟才敏明達足以遠致而
乃弗蒙遐祉年不躋于下壽位僅榮於一命天
乎天平豈以吾弟而遽其止于此乎豈以吾父

母之盛德而不獲昌其嗣乎吾父母老矣老而
哭其少子人情之所不堪也諸孫纍纍婚嫁教
養之望知吾弟之心有遺憾矣嗚呼吾弟才雖
不及大用而政著於卿曹年雖不及耆艾而名
垂于當世至如二姪所向亦有成立之期則弟
可以無恨往安幽宅終天永睽哭奠此觴用寫
衷臆

祭仲嫂徐孺人文

昔吾母太宜人以雍睦孝敬允爲內則慈仁禮
逮白首不渝而吾嫂能以恭順得其懽心嘗曰
吾有是婦而可以逸老也吾宣義君以強敏恪
公綜理家政拮据補緝克有堂構而吾嫂實以
勞勤相其有成故吾兄弟得以力學而安其友
于也往者吾姪夫怙纍纍然幼者未基而長者
未弱冠也吾嫂鞠育教誨朝斯夕斯使之不墜
先訓而奮然跂足於文學之林人知其爲慈母

之德而不知其非已出也太宜人不幸捐世吾
嫂茹哀相禮方幾大祥而殷憂感疾遽爾長逝
嗚呼天平奚吾嫂之德而不蒙純祐乎奚吾姪
之不穀而并失其所恃乎奚吾父積善之躬而
以大孝之年惟此戚乎嗚呼吾兄不及下壽而
嫂逾其四吾家姊妹五人而今亡其一此某之
所以憂念交乘而涕淚俱墮也日月不留奄及
四七陳其酌消靈其鑒之

祭何姑夫文

惟我公之高義邁羣躅而獨征挺碧梧之秀質
掃俗狀而淵澄處遠心於人境藹英譽於公卿
雖丘園之貞守而岳牧多懸榻以咨評紛雜談
之析理即揚休而婉貞侶縉紳於鄉社時擊節
而飛觥彼衡布之淪晦又孰能掩其懋德與芳
聲昔先公之謂子曰敏飭其可錫接話言之顧
洽每促席而懽迎予少學而惇處嘗導掖其扉

僂既領符而外食驅宦轍以屏營將旋輶以尋
樂而公已歛齊鶴化莫予停嘅哲人之云逝悲
吾戚之漸零望修髯兮今偉幹陟戶扃而冥冥湛
芳樽之芬烈重嘻噓而噫嚶慘寒雲之蕭瑟將
載道於佳城聊寓詞以叙哀愬朔風而欲傾

祭外舅東谷葉公文

嗚呼公之知我始齒而童觀于外傳曰是非蒙
千里在致少或文雄其後十年余試而僞公笑

有言子不自迅展也大成庶也道潤寒子靡力
遂成甲科西曹蜀臬泝浹沿沱候門有幾別日
居多教言勉勉執憲無墜曲鈎恣睢廉器刊歲
僂莫適趨果以媚罪洎還于東數謁歲時分宵
撰屨具景命卮湍石之瀾煙霏之岫有往必同
無幽弗覲公既壽豈亦有新營曰此宴衍承爾
宗枋維夏之仲忽以疾告神罔于忱醫不奏效
宛宛公女携幼來寧入室問語帷堂失聲言凶

異辰悲愴矣極哲何易萎衰安竟植前語有之
七十者稀孰斬其二不與耄期嗚呼公有茂識
氣雄百夫畏義認認惠浸單孤物接我信吐辭
可孚焚歎既息械詐弗虞望之若厲即之惟溫
過率靡錄親寔用敦式著鄉評匪我甥舅敘德
陳衷曾敢蔽覆秒秋之初載躋公堂公不我見
哭酌一觴

祭壻李貞紹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春二月九日乙卯東石
翁戴某哭其子壻學生貞紹之喪甚哀幾月而
不能忘乃命于某刲牲醢酒於三月七日壬午
往奠于孀生之几而申之以辭曰嗚呼貞紹其
忍棄余而死乎吾將誰尤謂彼蒼爲不仁兮亦
獨何仇闕才躓良之甚諄兮卒與姦謀曾不恤
士之生世兮壹介峙而好修予安從以顛訊兮
此宜祐而則否紛庸回之是庇兮俾波毒之肆

流嗟吾子蓄德挾才兮不獲施其令猷方騫以
奮兮遽隕之幽阨長志於短道兮惟予心之獨
妯直先公之盛德兮蓋鍾此傑也釋卿丞而恬
處兮貽嘉名冀承烈也洵英物之夙殊兮少朗
特而自成肆請於我兮曰吾友軒同氣之友
生審厚植之未究兮將融熾於孫曾惟道義之
爲好兮亦器識之可稱強立靡隨兮恥虛薄而
不矜窮六籍之告專兮池苑苑也而黃陵陵于差乎

遠大未致兮忽乎疾病是嬰理不可推兮神不
可憑昇之多才兮奪之永齡嗚呼是亦命兮非
人所勝惻愴不已兮親戚之情維有生之易盡
兮在明哲其奚憾脫囚拘而混化兮羌何疑乎
久暫矧飭躬以有聞兮異夫人之黜闇悲丰儀
日以昏兮獨涕泗之沉濫予昔視子兮語笑迎
門吾女携幼兮環視芳樽今闔子庭兮有慘素
帷吾女呼天而痛絕兮諸孫纍纍子壯莫恃兮

况予之衰以撫以教今大父其歸予焉慰於吾
子兮設薄奠而陳詞喟百身之莫贖兮雖一慟
其奚爲

茂軒公祭黃宗器親家文

代作

嗚呼惟爾先公南山南谷世載厥聲大邦喬木
象賢惟君養高抱朴挹盈不矜提行亦篤擺脫
世嬰起謝天楛篆逼頡斯象窮周慮惟南谷公
先子所勗世講孔敦嘉姻載睦孱孫顓蒙錫館

見畜謂當百年以恃以育云胡一疾遽爾傾覆
玄途永殊丹旄在目白日荒荒寒雲轟轟酌酒
矢辭能不慟哭

祭少司馬省吾林公文

嗚呼維昔郡理寔艱去思况于百世蒸嘗以祠
方歲癸酉公惠來守時維靖嘉敷以大和爬櫛
垢弊察其病瘥厥有湖田稅重以言椎膚剝髓
民困而顛公曰茲賦是可與權請以錙代歲減

百千民大驩趨我有常輸匪公孰告孰保室廬
乃棟乃梁貌公干堂公止弗可祝公壽強乃逾
二紀嗣君疾止紹休揚聲民有怙恃曾不幾何
以公計告民廟以哭士走相弔嗚呼哀哉公稟
粹完中剛不磨始爲理士靡撓靡阿柄闞葩赫
盜秉天綱公視弗有黜丞潮陽豈曰予負海隅
遂康虺蠱搖毒肆其中傷公靡色愠抱貞含章
闡磔以死公則奮起表明括蒼覃澤千里遂叅

藩政荐摠方隅旂節爰戾于廣東西田有逋寇
帥臣治兵思煽以變披攘震驚公獨德撫生其
孺嬰單車片辭宿壘遂乎 帝用寵嘉以公大
屬中丞裁裁往奠卹服 帝時南顧二廣再移
授鉞開府司馬視師仁舒威行銅標之極百蠻
來琛炎稷盡熄 帝曰休哉允予文武毋俾外
勞亟還弼輔公疏屢辭歸有彩衣八壺蘭水煙
雲異姿東山西洛蒼生之望四夷來詢冀公無

嗚呼哀哉嗣君之來予如公覲公今歸矣新廟有
禋神遊洋洋此惟桐鄉陳詞酌酒公庶來嘗

祭楊碧川先生文

代作

文章之興與世高下際我 皇明繼有作者公
與伯氏並起浙東大肆厥辭遂爲儒宗旁搜百
家上窺韓董有開棲雲公紹其統蚤首鄉解繼
魁 大廷再以斯文先多士鳴史館抽毫著述

滿筍振芳詞林式司 帝制進居講讀經緯青
坊論思啓沃多有封章乃以正學結 上之知
晚登政府將究厥施公遽倦還勇退奇脫焚魚
玉堂對鷗溪閣然天下尚冀其有爲謂司馬必
來於西洛公胡儵然厭此溷濁彼議者擬公於
二宋而公之伯仲寔困杌鑿雖致身乎名位之
崇曾不竟乎康濟之畧獨其緒餘足追古作彼
嗇此豐亦可無忤其獲附驥尾契誼寔深聞公

之計悵悼莫禁吳越睽居哭不望帷緘辭寄醉
用寫我悲嗚呼儼盛德其猶在想音容而莫追
公神在天知乎不知

祭楊東遠文

嗚呼東遠而至於斯人孰不死予曷予悲子有
令才卒不一施榮名將及溘棄盛時子則甚文
淳蓄無涯根抵道妙脫畧徑畦哲匠袖手主司
目迷屢蹶益奮餘勇不衰子之自信靡激靡

曰人所趨我則弗爲抵掌喜事抱膝詠詩中所
自得曾無際窺睦其友親甘爾渴飢俛俛嫖節
視此可知譏也吾黨或友或師在泮旅逐及門
侍趨徃以文會指摘瑕疵雄辯倒筭玄談解頤
子於一第可俯拾之魚目易混龍領竟遺孰謂
鉛割孰謂蹇馳借計甫上修文忽追彼蒼者天
弗愍其遺嗟彼器停既耄累累胡子明淑中道
殞擠士何考德鄉何表儀窮婺何怙融達何咨

日月即遠丹旒夾輻崇肉載酒永與子辭子尚
飲食乘雲御螭安爾佳宅我涕如縻

甲丞遺集卷之七



戴中丞遺集卷之八

明州東石戴 賢時重著

同邑東沙張時徹惟靜選

書

謝張甬川少宰書

秋初于政府伏辭奔走來汴既而即有汝洛之
委朝夕陪厠羣僚出入臺省間退竊思念此如
痿者疾馳而盲者復覩天日也是孰起之而與

之明哉執事搜引才俊旁及遐遺休休沖厚之德天下士望而赴之不啻猶壑而某獨以嫗舊之雅淪落之餘濫被甄錄故于首夏得去蒿萊出井石以入國都又矜其不能而畀之善地此蓋昔人極力以求而不可得者而某坐致之當何如砥濯以報稱知遇邪然抱愚習陋強勉不前正如病棄之馬雖復更蒙羈飾仰視筆策則已震怖自非伯樂王良睨而調之則亦終于野

蹇而已汝去鄧數百里絕不關屬八月中偶得與家兄會于舞陽連床再宿是亦大雅之賜中夜感道刻于心腑近者伏聞宰席方虛士林咸冀執事亟正台司以成邦治 明眷所屬必副羣情某區區瞻跂之私豈勝抃幸

與王子忠書

姪女無祿不得終事君子非獨短折之恨而已歸舟與家弟傷嘆久之因及鄭醫事如左右言

其用劑之誤渠固不能辭咎恐亦不純任此死
生大數死于醫者由古有之但膏肓之病和扁
所望而走故先哲以元氣受傷喻國家壞亂均
於不可救治非不能之罪也是則和扁之智在
能走爾不走而進之以藥石此今之醫所爲下
也昨稱其產後用小柴胡僕固未見其下意
或者指摘之過夫伏塊腸胃間蓋賊元氣之尤
者尚堪繼之以產邪再實之木其本必而夫物

則亦有然者故僕愚謂鄭之罪當在不走而不
在其誤孟子稱巫之術仁若醫之用心豈出巫
者下比聞左右有意督過之此誠君子篤念兄
弟之好悼其不幸而惠其不亡之盛心也在僕
推吾昆之念亦當知有所惡而乃爲之說者諒
其衷之近于巫而恕其術之遠于和扁也城中
醫術少有精者今豈獨醫門多病病門亦且多
醫矣千金而市駿骨正欲以致千里此惟明者

爲能燭之如姑薄治以勸奔走者誠君子之德也請高明更加裁察覩縷多罪

復張東沙方伯書

春明忽漫之別遂及三秋每惟執事仗鉞樹旌惠覃南服而其猶醜顏跼趾困滯於逆旅中鵬鷄之相懸固如此哉迂愚之分誠宜爲盛時所棄然省愆自訟無竊鈇之疑而有鑿金之罪當途者不究本末而直欲追錄於數年之後此何

理也夫觀其所舉則事亦可知貧女之難於售嫁豈其容之不飾歟今部中需次而後至者率以先矣居外郡而有力者又從而掇出矣臺省之英固不與焉積薪攫金之喻意昔人殆爲今設也况素衣盡化桂玉常虞時從親戚間假貸度日藩抵轍鮒有不足以擬其窮者辱執事愛念之厚枉教存慰增感增感使還謹此布復

與周橫峯監郡書

比蒙 宸眷復以執事惠借吾艱窮海之民望
旌旄而欣幸者蓋相屬也而某方以行役江鄉
不及瞻候奈何某庸迂誤尸錢穀因得究知民
間疾苦由于一二胥魁與舞文者相爲窟穴輟
抵而丁糧之籍於是不可盡憑矣例之吾艱要
亦不遠以執事明德臨之庶其瘳乎

與劉竹門大叅書

淮揚之別更數年得聚首京師又以東西異署

非間時月不獲有過從晤語之樂洎與兄後先
外補則顛躓畏途聲問之不相及踰廿年矣追
念曩昔同榜之英蓋多盛年壯志彬彬一時之
傑而今燁然如靈光之獨存可仰者無幾固吾
徒之所深慨也某迂愚觸忤當塗比復鬱於痰
火多病侵尋神識衰減滯而未化者獨其初心
耳近偶承乏踰太行而來亟欲拜兄畫錦之堂
披寫素懷而公便無由徒增切仰兄之令猷明

德海內知交共推爲當世卓絕名高而忌亦隨之繫古則然矧於今哉然 盛朝需用賢碩薦疏之屢騰賜環之過至蒲坂煙霞非兄所能擅也歷田兄遽爾不祿天之不可問柰何

與余方池修撰書

三峨秀異名世之士得之率多萃於一門宋蘇氏映峙宇內不數百年而執事伯仲丕振先公之烈光照先後凡在纓紳盡知仰止而僕與家

兄幸托蠅附然吾同榜之英鴻漸雲達其快扶搖而直上者今已無幾垂明夷之翼遺小過之音蓋且往往而是故羽儀之吉允惟高尚者專之乃知時哉之嘆宣聖之微旨以子路之賢而猶未喻何邪兄曩自玉署徒脫西還立言累德純茂燁燁之光垂於不朽視彼得志一時者誠未可同論今弟草池先生亦爾炳幾藏用繼美二疏此海內之所爲欣仰也僕矯首三峨未由

趨侍謹顛下吏奉候起居

復何栢村總戎書

頃入蜀再承使問忽忽又將歲暮而簿書滙汨馬首未能遽西循雪山之寒壘訪籌邊之嘉績披衷敘舊誼度壯猷常闕焉若有所負意執事記憶夙好亦不能忘也僕書生曩雖乘障然軍旅之事終未諳委因睹邊備廢弛頗欲裁之以法振舉頽敝救其所偏而人情恒樂縱肆如去

慈煦而立於嚴師之側乃大有不安者今去其時逾廿年矣不惟才識素庸而忘力亦自衰減又况舉全蜀委之盡漢時西南夷之境若以孱夫負鳥獲所扛之鼎即絕脰折脅弗能勝也松茂二鎮蜀之巨屏尤稱險要僕初受命即自欣幸以爲執事自壯歲伸威殊域近者斥復南路故所沒關堡昨同東沙公芟夷白草諸種落且破膽矣吾藉是猶倚太華臨平原庶幾其獲

免於戾乎但少城遠隔幕府未緣晤談且邊事未悉不宜以舊聞剿說見之施行或慮於時勢窒礙徒爲紛紜也第見公移中一二事因語來人令乘便達之左右如壩底鄉勇向時誠可用若綿竹諸處多田夫市民威茂應生員家人盡得冒入徒費常餉此皆當事者苟且徇私非法之不善韓昌黎謂徵兵數千不如召募數百以其顧家室知賊情狀樂與戰鬪爾夫兵貴精不

貴多古之豪傑率用此道樹建勲業垂之後世執事素所蓄積著見海內更爲蜀建久安之圖使僕得有資賴甚幸承諭已謹識之但人意見不同不妨往復如昔人和調豫附之說亦可尋繹想高識昭朗無俟鄙言也

與李起菴書

某秋晚至少城天府名區誠非衰薄所宜叨濫也今湖貴宜頑之苗禽獮殆盡三川轉餉之煩

始獲休息而未保又與酉陽構惡屠戮之慘嬰
孺靡遺糾合殘燼如吳黑苗龍得者等使之泄
忿一朝窮其兇焰亦得何所不至且二逆豎者
朝廷方以名捕則督府必責之士司土司不惟
縱之又借之兵以爲報復其曲直蓋有分矣况
酉陽蜀之藩籬酉陽破則蜀有苗患某竊意當
撲之於微已委官會同勘撫備咨竹墟院長下
之該道俾即處分庶無滋蔓之虞蜀之幸也故

爲執事陳之

復鮑思菴都憲書

滇使來兩辱惠教具悉愛雅公德化孚洽於南
中久矣經畧甫新而兇渠遽殞寧俟缺戕遺鏃
而後爲快哉慰仰承諭川南驛站近年彌覺狼
狽猶人臂指痿痺血氣若不相屬蓋由守巡以
土夷弗加呵詰或爲狡譎所侵未必皆夷氓之
罪也某昨復書竹坡謂烏撒諸府去蜀遠譬之

鞭長不及馬腹改隸貴州挾之以衛則左提右
望猶重之兩輪馳逐誠便但恐執政憚於變制
耳使健旆軫裁謝倉卒不盡

戴中丞遺集卷之八

明故通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東石戴公墓志銘

公諱鱗字時重別號東石其先台之黃巖人後
有諱陽者從其諸父石屏先生學詩遨遊四明
遂家于鄞六傳至公高祖諱昇者愛人喜施用
朱子禮作祠堂歲時聚族奠享家寢昌大魯祖
諱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諱浩歷任東昌
府通判雷永鞏昌三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君

官居鄉各以治行祠於學宮考諱櫛連城縣學
教諭封南京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妣杜氏
封宜人通渭縣學教諭封戶科左給事中謨之
女宜人孕公時夢有黑衣神如俗所画真武者
仗劍而言曰汝所孕奇男子也又夢亞中公云
是兒當大吾門遂生公英異不與常見群稍長
覽寃墳籍過目輒不忘為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
語談者以為班馬之流也弱冠為博士弟子

負每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
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
穢率多瘦死必令櫛沐以蘇癘有方士能言陰
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姦檄
召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
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縣兵備至則繕
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羗戎以威信不敢犯
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結兵備恣

肆十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食燕公以法束之不
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
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
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
餘惻然嘆曰此有司過也即戒工市材造舟三
十二為梁四十餘丈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
其為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
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公與語而

疾解維以避深心嚙之至是為宰相寵倖遂諷
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故
起為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
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為
姦不可振刷公至立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
稽姦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
副使兵備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是密戶爭
利持矛相殺公為條畫禁治爭鬪遂息又以不

能媚悅後相嗾言官中以浮語復坐投閒者四年起為雲南按察司副使丁內艱歸已又起為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旁午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為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迴松林歸化馬尾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鹵獲以畀得者餘黨悉鳥散江

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叅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奄監殺人匿宗室中吏不敢何問公即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為 朝廷監司寧為賈豎掌錢債耶有一知縣受賂殺人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為釋之且言進士可惜公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

尋陞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外艱免喪
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孜孜
以保釐為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
之問民所疾苦為之興罷民父老相傳以為撫
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睹見也由是西土將士
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譙公者竟以飛謗傾
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
三月十四日也詎生弘治庚戌八月十有八日

享年六十七歲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陽堂
鄉鹿山之原初公家居見河渠不飭作鄞水利
三叙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防策言皆
鑿鑿不爽精於吏事而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
又不為同事者所歡故動見阻抑不竟所施云
公天性孝友於奉直公杜宜人存日每事曲為
承順及終孺慕不忘遇亡日悲痛恻如初喪待
宗族盡恩義遇故人必傾心接引有庠友趙宣

者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
范璜者以所居屋質錢於公而期滿當徙公慰
留之曰吾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後
璜死聽其子治喪畢更厚遺之方去持家斬斬
閨壺內外不得輒為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
若官四十餘年關節不至其門權貴多敬憚之
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公兄弟五人長鰲
尋甸府知府次鰲宣義郎次鯨福建布政司叅

議皆先公生工部主事鰲則公弟也娶定海縣
石湫葉氏封宜人副室陳氏張氏子男三士充
太學生士文士章俱邑庠生充娶傅氏繼娶章
氏文娶楊氏章娶張氏女二長適庠生李承憲
次適太學生王元道孫男六日來日東日新日
初日和日永孫女四銘曰

人無於銅鑑當於銘鑑鑑於銅猶可匿也鑑於
銘不可忒也顯允戴公邦之特也入修於家出

樹之績也我為斯銘疇匿疇忒也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奉

敕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撰

